

傳  
道  
記

張巴拿巴長老著

## 說明

本書是[新標點本], 仍是民國十八年十月出版的張巴拿巴“傳道記”, 內文沒有修改。

這[新標點本]和原來“傳道記”不同的地方有下列幾點:

1. 以一般通用的標點符號代替原本所用的標點方式。
2. 原文中有從屬地名或地名和人名連在一起時, 在少數地方加以間隔或加了[的], 以免混淆。
3. 改正原文章數的錯誤和印刷的錯/別字。
4. 用現在通用及正確的字/詞, 如用[夠]而不用[穀]; 用[才]而不用[纔]。
5. 採用更合適的名詞, 用[星期]而不用[禮拜]。例如星期一, 星期日等等。
6. 將原版的篇章排列, 重新整理。把所有序文移到前面。
7. 為 2006 年電子版增添一新序。

## 公元 2006 年電子版序

我家從祖父開始蒙恩歸主。週歲時，張巴拿巴長老為我施洗，起名基洗亞。十三歲時巴拿巴長老離世。小時候對這位老者的印象不深，記得一位慈祥老人，白衣長袍，滿口我聽不大懂的北方腔。但也知道這位白衣老者，奉耶穌名顯神跡，行奇事和諸般異能。我所認識的即有一位同輩兄弟楊興平，氣息奄奄閉眼僵臥時請張長老禱告而復得生機，改名恩典。好友陳美麗之母蔣麗娟肚腹奇痛無錢就醫，禱告立癒。陳志成執事不甘父母信主，來教會興師問罪時竟受感而得聖靈。他馬上戒除鴉片毒癮，還帶領全家受洗歸入耶穌。他終生服侍主為教會執事，忠誠不移。50 年末教會被假兄弟混亂了三年半，聖靈停降，教會也改名淨光山新耶路撒冷。張長老則一病不起於 1961 年離世。離世後教會恢復為真耶穌教會。當時先父與執事們曾要求萬國更正教派的真耶穌教會接管會務。對方竟題(提)出諸多條件。其一條件即要燒毀張長老所有書藉文獻。更正教派後竟因真教會經濟拮据而放棄聯合，長老文書因此留存。陳志成執事，先父與其他執事，無奈接管真教會。幸主耶穌的眷顧，聖靈重降並屢顯奇跡，信徒愛心捐款教會經濟也恢復正常，小妹也在那年獲得聖靈。從此一生得主恩照應，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年長閱讀張長老所遺文書，書中字字璣珠，句句靈言，行行精意，頁頁權能。文筆簡樸親切，內容使人感覺神恩澎湃，信心愛心大大為之激動。方知當年教會未被接管，文書得以保存乃是神之美意。阿利路亞，救恩，榮耀，尊貴，權能，都屬於我主耶穌，阿們。

張巴拿巴長老的傳道記乃其蒙恩至二次大戰的傳教手記，記中年，月，日，人物，地點可以歷史事故為之見證。故此書亦可為真耶穌教會簡史。因人誤認此書失傳，魔鬼藉着謊言魚目混珠混亂真教會來歷，誘惑羊群亂認牧人，叫神僕勞苦歸於徒然，並陷主內兄弟姊妹於不義。感謝耶穌，此書原本現存新加坡 真耶穌教會總會，欲查究真像者，請與總會接洽。

公元 2006 年 5 月，羅基洗亞序於加拿大 溫哥華

序一

張巴拿巴 魯之濰縣人，幼習商賈，性嗜金石，民國紀元前三年始信聖教，次年受洗。元年蒙真神揀選傳耶穌大道，歷經魯、豫、蘇、皖、浙、冀、鄂、湘、贛、滬、閩、粵、港、澳各地，所至之處講至聖經之大道，顯空前之奇蹟，因而痛悔前非誠心信教者數以萬計。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逼迫、威脅、嫉妒、攻擊者隨之而生，但終賴神力克服惡魔。教中狡黠虛偽之流，聞風喪胆，使深淵幽谷之中愈顯光明也。嗣又赴日本、臺灣、南洋群島各邦佈教，朝野上下罔不欽服歡悅，信者益眾。今春以國難日亟，外侮強橫，遂應國內靈胞之懇請，外受南洋各埠華僑之力促，始行返國為民族祈禱。抵京後各地教友聞訊若狂，乃設總會於首都更創[角聲報]，從事宣傳聖教，改正人心。溯長老傳道廿餘載，足跡幾遍國內及遠東各邦，經歷險難困阻，始獲今日之佳果。長老今年五十二載，慈祥和靄，道貌岸然，而魄雄偉力一望而知為復興宗教之先驅。谷於今夏來京得拜讀其廿餘年傳道記一書，不覺惊神蹟之偉大，主恩之廣博。而長老力辟邪說，匡復聖教，百折不撓，一往直前為真道犧牲之堅決大志，尤可佩也。谷不揣言譎陋，爰綴數語是為序。

曹靈谷序於南京

## 序二

民國十八年，仲秋上浣，因在申 真耶穌教會總部郵函召我，務要赴全體大會，我乃求主允許。於本月二十日，夜間果受聖靈感，越過三省鐵路，均蒙主祝福，三日夜半平安至申。次日得多年未見的張巴拿巴，乃邀我至其寓所。暢談之際，從桌上檢出一本傳道記原稿一冊，乃請我為之作篇首序。我為真道關切，乃欣然應許，挪忙涉獵三次，得其為真傳道者，在各省、各縣、各處為教會，所受的困苦、逼迫、羞辱、打罵、坐監、下獄等等；不禁為之驚訝。擱筆再三，予是嘆息變為歡呼。乃曰傳道設真耶穌教會的巴拿巴，為本會第一偉人。然而在中國蒙恩發起，正在幼穉時代，亦願神特施大恩，張巴拿巴推廣各國，更可作完全的好工人，榮耀歸與主是為至盼。而可證明，神所揀選之人，永無後悔，堅忍不拔之志，此乃鐵證鐵憑，使多人參考焉。

山東 濰縣城裏張靈生長老六十六歲

### 序三

在昔耶穌傳道,捨身救世,載於四福音。使徒傳道,引人歸主,詳於行傳及書信。吾儕試默禱而玩索之,則主與使徒之言語行為,儼如目睹耳聞,悠然神往。迄晚雨時期,靈恩渥霈,生命之道,藉人而傳,神人同工,古今一致。真耶穌教會,本聖靈之功用,作真道之宣傳,國內則歷經湘 鄂 贛 皖 蘇 浙 閩 粵 齊 汴等省,國外則日本、臺灣、南洋群島,均設有本會。張巴拿巴長老,曾經過各地本會,傳揚末世福音。真神隨時隨地,揀選良工,托以重任,俾拯救其選民,真道由亞東而傳遍全球。真神奇妙之作為,必超過吾人所求所想者,惟各地本會靈胞,常與張長老足跡所經,洵其靈界之閱歷,語焉不詳,促其筆之於書,可增靈識。民國十八年春月張長老錄其多年之靈歷,編為傳道記。分為二十三章,記至民國十七年十月正止,屢加修飾,始得成書。屬喜全為之序,喜全接受靈恩,僅逾八稔,在至聖之真道上,造就未深,處靈工之發展時,經歷無幾,自問感慚交集,執筆將何以措詞;爰即管見所及者書之,聊以報命。凡瀏覽是書者,或受感而欣羨靈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救己救人,歸榮於主,庶不負真神之大愛耳。時在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長沙 羅喜全謹序。

## 審教會歷史記

民國十八年秋，總會在滬開全體臨時大會，特審教會發源，查修巴拿巴傳道史記，防前途教會之厄險，免後來傳道之混亂，故中外本會代表，共到二十七名，待開會第八日，大家先請示真神，然後細查本會發源。

- 真耶穌教會，發源於中國之山東 濰縣。
- 張靈生長老，係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家裏受聖靈，以後自己創辦耶穌真教會，迄民國元年，始與張巴拿巴，協辦真耶穌教會。
- 張巴拿巴長老，系宣統二年，三月十六日，在曠野禱告受聖靈，後來請張靈生長老施洗，係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間事也。
- 張靈生長老，請張巴拿巴長老為他施洗，係民國八年，廢曆正月二十七日間事也。
- 張巴拿巴長老得主啟示，命其在南方傳道，自民國八年起，南方傳道迄今是出於神之命令。
- 張靈生長老，在山東 濰縣，保守教會，專傳求靈洗，守安息日。
- 真耶穌教會，與萬國更正教會聯合，係民國八年，因魏保羅，即恩波，請張靈生長老到北平，舉張靈生長老為監督。
- 真耶穌教會，與萬國更正教會分開，係民國九年，魏保羅，即恩波去世(八年冬)，耶可心傳出異端，張靈生長老辭去(更正教)監督之職。
- 真耶穌教會，在湘、鄂、蘇、閩等省，所有萬國更正教混亂之份子自民國十四年冬，印行儆醒報之後，陸續鏟除淨盡。

## 傳道記目錄

第一章	初蒙揀選 .....	8
第二章	教會成立 .....	10
第三章	感繳主恩 .....	12
第四章	改換新名 .....	13
第五章	神迹奇事 .....	15
第六章	同工證道 .....	18
第七章	假兄弟的混亂 .....	21
第八章	南方的工作(一).....	25
第九章	南方的工作(二).....	29
第十章	回魯後的情形 .....	33
甲	魔鬼混亂的原因.....	36
乙	唐家莊本會受魔鬼敗壞的原因.....	37
第十一章	湖南的工作 .....	39
第十二章	開創第一次全國大會 .....	41
第十三章	聖靈的工作 .....	45
第十四章	福州的工作 .....	48
第十五章	開第二次全國大會 .....	51
第十六章	福建各會的巡視(一).....	54
第十七章	福建各會的巡視(二).....	58
第十八章	臺灣的工作(一).....	62
第十九章	創辦神學會(附三次大會與總部成立).....	67
第二十章	湘會受逼迫(附總部遷移).....	69
第二十一章	出獄後之苦況 .....	71
第二十二章	南下之苦況 .....	72
第二十三章	赴南洋記 .....	74
第二十四章	四次大會(附閩粵的工作).....	76



## 第一章 初蒙揀選

我原籍山東 濰縣，四歲之時，先慈見背。家嚴續弦，後常奔馳遠方。我賴先祖父母教養成人。年十五歲，則棄讀務農。二十一歲，家嚴命我自謀生活，是以學習商賈，販賣金石為業。此乃我少年時代之狀況。既在世俗中度此生活，當然隨從鄉俗迷信而行，焉能知真神之大道，亦更不知天路為何說法。

蓋凡人在世，度那美好爽爽快快的生活，無緣無故之時，總不肯呼天叫地祈求。抑必定是他的環境不良，窘迫萬分，到了進退維谷的地步，方生出求神告天，依恃他人之觀念。

宣統元年(1909年)，我出外售賣古董，家中禾稼被鄰里竊割，致起爭端，雙方幾乎引起鄉戰。適有族人張靈生者，由城至鄉。伊乃信耶穌教有年，且充該會之執事。我即以鄰里竊禾釀事之顛末相告，欲靈生藉教會之勢力，與對方涉訟而申其冤。孰知靈生不但不藉外人的勢力，加以援助，僅以耶穌愛人之真道，深加規勸，並說耶穌是世人的救主，有贖罪的洪恩，凡自知有罪者，面誠心祈求，必蒙赦免。此時我內人听這一番道理，遂大受感動。嗣竟每逢星期天即到會堂聽道。我以為她受了迷惑，便加以阻止反對。以後送我一部聖經，得便時即展閱書卷，讀過再三，後來亦不明白，有何奧秘。待及三個月之後，才受了一種激刺；見以利亞升天，保羅親自蒙恩，得耶穌的面見，頓時重生而悔改。致盡忠到處真道於廣傳，後得特別的大能力，因聖經記着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給他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我因耶穌這幾句話，又確實相信了。所以我的心志，日益堅固，祈禱數次，亦日益懇切。或家中或在曠野，都不住的禱告，阿們。

宣統二年(1910年)我由外返里。三月十六日為一種田事旁晚由曠野回家。路過一條小嶺，我就在那裡祈禱，望得先知使徒的靈。太陽將西沉的時候，忽然從天上有聲音下來說：“末世救恩，從東徂西，你須為我傳真道，喚醒萬民。”我頓時身不自

主震動起來，口唱阿利路亞不停。後又轉出靈言，只覺得阿利路亞四字很明瞭。禱告以畢，我便抬頭一望，見一片白雲，當空遮蓋。在那時我雖經過許多情景，心裏里却很快樂，並不害怕。而所聽的聲音，却字字印入耳膜。我此時的快樂，和希奇的心靈，再也不能形容的。回家便將禱告的經過，告訴家裏的內子，他們反不相信，以為我是戲言。或笑、或哭、或感動了，家裏的人，見我這樣的狀態，殊覺不安。我內人即赴城裏，向靈生長老查問。適逢靈生長老外出，不遇而返。後見我已經蘇醒，身體平安她才放心。於是我將受的聖靈，和耶穌之話，詳細告訴她，她就相信無疑了。當時我不明白，阿利路亞的意思，我曾迫切祈告主，主說：“救恩、榮耀、尊貴、權能、都屬於我。你當讚美我罷。”後常得主的啟示，便漸漸明白一切奧秘。從此在我家中設一祈禱所，朝夕聚會拜神，並時刻為主作證。

宣統三年二月初十日，蒙主啟示，務要奉主耶穌的名受洗。我在那時不知應該請求何人施洗，懇求真神啟示。神許以靈生長老為我施洗。第二天，我和全家的人，都受了洗。後從水裏上來，便覺得身上有無限的能力。阿利路亞，讚美耶穌，阿們。

## 第二章 教會成立

吾家所設立的祈禱所,那時候只知道聚會禱告,都不明白安息日,和星期日之差別。有一天,正在禱告中,忽蒙神啟示,說:[你當記念我的安息,我必賜福與你。]但我雖得記念安息的啟示,竟不明白星期日的錯謬和原因。當時詳細查考教會史記,始知遵守星期日者誤盡了。從此以後,我除了朝夕聚會祈禱以外,每逢安息日,則正式聚會拜神了。

民國元年(1912)春,我到濰縣 靈生長老家。當禱告時候,蒙神指示,命我創辦真耶穌教會,以傳末世福音。所以從此,我就立定志向作救人工夫。蒙主施恩,到處都得保護。一載之中,就成立四處教會,(一)在城內南門大街,張靈生家中,(二)在城外伊家莊(三)在我家即城外西南鄉莊頭莊,(四)此外即安邱縣的林河鎮。當慕道的人紛紛而來,甚至應接不暇。但我蒙恩雖日久,對於世務尚未完全脫離;還是仍舊在青島地方營業。直到青島,發生大戰爭的時候,秩序常常混亂,以致我所有的資本,和財物,完全被掠奪去了。我當時不明白神的用意,反而因此憂傷。

民國二年(1913)秋間泰安 真神會中,有人見本會聖靈工作,而且教會興旺非常,即各處羨慕真道之人,且有季馳函來請。故十一月間,我與靈生長老,同往泰安赴大會三天。待後聖靈大降,得靈洗者多人。我正在禱告時,忽然覺得口中有血餅吐出來,從此我的拙嘴笨舌的毛病,立即痊愈,且變成响亮的聲音發出,不比前那樣細微了。此乃真神之能,特差遣我做末世聖靈的工夫,有這莫大的鴻恩,顯其大能大力,以為得救之鐵憑。因此我又想起,從前財產被人搶奪,始知非神之不佑我,乃真神之祝福我了。從此我的信心越發堅固,神的恩典越發加添了。開會之後,我與靈生,乘車回濰縣。如是本會靈胞聞之,無不喜出望外。因泰安 真神教會好消息,便加熱心異常,不得不敬虔拜神,阿利路亞,阿們。

敝族每年元旦即統族祭祖。我因蒙恩後，素常勸戒他們，而且他們不但不接受，反而積怒屢次來抵抗我。那一年的教會，非常發展，我便成個族人的眼中釘了。

民國二年(1913)十二月三十日，族人協議要在翌年元旦，趁祭祖的機會毆打我。我因聽見這番消息，即登時祈禱，懇求我主幫助，...又幫助我脫離這次災難。但主有特恩，果真那一夜，天降大雪，無人出門。連他們祭祖的期間，也打消了。我因此才脫離了危險。阿利路亞，感謝主恩。初二日，即有多人，前來吵鬧，故意惹事。我那時不敢理會他們，便逃往夏家莊，姑母家中躲避。初五日晚間，我從姑母家回來，路過小河岸上，先跪下禱告，求主使我脫離那惡者的手。主的靈向我啟示說：“你不要懼怕，我必保護你。”禱告完畢，我即滿心快樂，勇敢回家。家也不再吵鬧了，阿利路亞，感謝真神。

民國三年(1914)春間，我打算在濰縣城，兼作皮貨生意，想以助教會的進行，而安慰各處靈胞。我正在籌備間，教會大遭族人逼迫。他又向我除名出族，斷絕往來，燒滅我的房子，種種逼害，我若一一報告，用筆墨難以詳說。那時我却有不能忍受之勢。我妻勸慰我說：“我全家蒙主持恩，未曾報答。今日的災難，正如當年祭司獻火祭然，發揚光輝，以榮耀真神。我們總要百般忍耐，懇切求主，一定蒙神祝福，何必與之計較呢？”我聽其他這番的話，不無感動，且得安慰了，阿利路亞，榮耀真神，阿們。

### 第三章 感繳（激）主恩

民國四年(1915)正月,我與靈生長老在本會開辦一個小學。聘請張靈生長老的令姪,充當教員。凡信徒以及鄰近子弟,咸得就學。課程除普通學識以外,更加注意詩歌,及拜神而已。開辦未及一年,成讀（績）頗佳。那年學生的家族和外人,信而受洗者,已達六十餘人,實在感謝主恩。但施洗的時候,因鄰近沒有多水的地方,便到四里外的陳家河那裏。那地的人,素來反對真道,一聞其事,便集多人,故意攔阻。他們齊聲說:“你們這些人,不要玷污我們的水罷。”我看他們故意作難,無法可施,只得在眾人中,跪地祈禱,懇求我主幫助,使無阻攔。禱告畢,忽然城裏來了一人,乃素常在本會聽道受感的軍官。他聽見信息,亦前來受洗,眾人怕他的勢力,便息聲旁觀,亦不敢阻擋了。施洗完畢,即安然回家。又行洗腳禮,開聖餐,大家非常歡喜,實在感謝主恩。

那年春間,有北平 神教會的賁得新和趙得理兩人來濰,和我同住幾日,並約我合辦教會。我看他所出版的真理報,內容很多謬妄之處,如所論安息日一段,他說:“從地中海來我中國,七日之中,必少去一日,因此在中國的安息日,即是星期了。”此外他所傳的道,還有許多錯繆,與本會不對,所以拒絕他。以後就不相來往了。

## 第四章 改換新名

六月間，有一天晚上聚會，祈禱的時候，神藉十一歲女童，名王文得聖靈之感，他向會眾說：“神命張殿舉改名巴拿巴。”我雖聽見卻不明白，似乎一時，不敢承受我主向我命的名。又一晚聚會，我獨自一人，先在房裡禱告，求神多賜我傳道的憑據。第二天晚上聚會，仍舊如此。乃蒙聖靈向我啟示說：“願神使堂中禱告的人靜默無聲。”禱告畢，即悄往會堂內間靜聽，果然寂無人聲。我又輕步到內室禱告，求神使各人發聲。禱告完畢，便聽見群眾禱告聲，轟轟不絕。我因主此時成就我的祈求，心中不住的快樂和感謝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從濰城回家。剛在路上行走，忽有異像，向我顯現。當中有一個太陽，從東方天上墜下，光明潔白。又從雲裏有聲音，向我說：“你要為我作證，必須努力，不要害怕！”我那時聽見聲音，和那情景，就偏身發抖，站立不定。我即跪下禱告，覺得地有震動。禱告畢，即回到家裏。隨後則屢次發出單張，見証真神的大能，並勸眾人常悔改。登時就有濰縣長老會許多教友，傾心歸向本會。以外如北京、金陵、上海、泰安、各處長老會的首領，看見單張，亦大受感動。那時與本會來往通信者很多。那年冬天，有前年曾請我到泰安開靈恩會的著名的神學家馬秀一君，同美國安牧師，親臨濰城本會，研究真道，並且商辦教會的進行。當時成為密友，以後因為他所傳的道不合真理，就漸漸離開。現在他們看待本會，直像仇敵一樣了。

民國五年(1916)二月廿三，我被聖靈引導，到了曠野祈禱。主的靈向我說：“你要往南方，為我作証。我必差遣天使幫助你，賜你權柄，能以制服惡者。不要膽怯，因我常與你同在。”我說：“主阿！你要我如何為你作証呢？”主說：“你當熟練我賜你的書卷，我必賜智慧給你。”我當時得此啟示，便禁食十天。以後主的靈，大大充滿了我。哈利路亞，感謝主恩。

四月初三日,我在禱告的時候,主的靈指示我說:“你名要叫巴拿巴。你當招聚我的民,帶領他們,歸回我的山。我必賜福與你。”我在這兩個月之間,得主兩次的啟示,我心中的着急,如同火燒。從此我便再三決志,願在我的肉身上,要為主的道,無論如何吃苦受氣,總要補滿我主耶穌基督患難的缺欠,雖至粉身碎骨,非但不辭,而且甘心。定志以後,即便改名巴拿巴了。六月廿三日,我便往安邱縣林河鎮傳道。主的靈感動了一個富翁,他便接受了真道,就在他家里聚會祈禱。以後又回到大寨佈道。有長老會的教士郭長愷和梁明道二君,當時聽見真道,很受感動。哈利路亞,讚美耶穌。

我曾認識在主裏的一個人,他於民國五年冬,在晚間聚會時,看見由天上降下一個聖城新耶路撒冷。內有許多聖徒聚集,臉上發白,都歡喜快樂,讚美真神。他們四面,都有惡魔把他緊緊地圍住。上面有千萬天使說:“凡勇敢的,賜他盔甲,他必得勝。凡懶惰的,留在後面,他必吃苦。這是全能者說的。”說着,即有眾天使上升。眾聖徒身穿盔甲,一陣一陣的跟着上去。即時又見後邊還有許多人,都被惡魔攔住,在黑暗裏行走,漸漸的就不見了。當時我主雖然顯現了這個異象,我們都不明白其中的奧意。到如今屢次看見從前受聖靈的弟兄,或因貪財,或被引誘,就漸漸灰心,以致跌倒,始知從前的異象,到今日便應驗了。所以我愿在主里的眾位弟兄姊妹,當勇敢努力,保守自己,仰望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阿們。

## 第五章 神迹奇事

民國六年(1917)夏初,那天晚上因為人多,便在會堂外場上聚會。那時祈禱的聲音,過於响亮,以致觸動了旁觀。他們許多人,便拋石子,擊打我們。石子由三面飛來,却都落在空地裏。我們眾人,竟無一個受傷。過了幾日,忽然傳來那夜為首呼打的人因遭暴疾死了。又有一次聚會吃聖餐的時候,葡萄汁忽然變為血。當時有病的喝了,立刻痊愈。此乃我主特顯希奇的神蹟,要以堅固人心。所以經上記着說:“真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我因此更信聖經的明訓,沒有一句不應驗的。

七月間我在家禁食八天。蒙聖靈引導,往南傳道。路過安邱 周家營子,有長老會的長老周耀斗君,他接待我在會堂裏開會兩天,那時蒙主的洪恩,感動了多人。周長老因要與我一同作工,便勸我開食。我即依他的話開食了。以後同他到了安邱南鄉,有一個大村落那裏傳道。天色已晚,投宿不得。正在躊躇間,忽有一位老翁,遇着我們,留我們到他家里。我們便睡在他的馬棚里。翌晨又請我們吃早飯,他說:“昨天下午,我接着我兒子,由南京來的信說:“凡有傳道的來,必須接待他,留他吃飯。”我們吃過飯以後,便有一個長老會的牧師,來到他家,對那老翁說:“這兩個並非本會的傳道者,你何必胡亂接待他呢?”我們看此情景,即便告辭了。但以後我想起這番的經過,便不住的感謝真神。倘若是那牧師,早一夜與我們見面,我二人必餐風宿露了。由此可知,神若祝福,雖一餐一宿,父神早有安排,可不必我們所去顧慮的。哈利路亞,感謝神恩。

我們二人,隨後又到高密和青島等處,蒙主聖靈幫助,撒出真道的種子很多;但受老會的逼迫也不少。有一次進入浸禮會作證,竟被他們追趕出來。我們知道作主門徒,是配得這種受辱的,也不以為介意的了。以後又順途來到諸城、景芝、張家莊



子和歸家堂等處佈道。當時各地的人，都大受感動！天天與我研究真道。九月間，我與周君方才回來了。

十一月間有一天，景芝地方忽然來了一位朋友孫芳明君。他來的原因，為了景芝，張家莊子以及歸家堂等處的人，於九月間，聽過真道，大受感動！所以他與景芝地方，開中西藥房的醫生商量，特意請去施洗的。第二天早起，我便與他同往，先到景芝，會那醫生。不料一到那地，竟被那地牧師，大施逼迫。但他越發逼迫，主的恩惠越發加多。當時長老會的長老華維恭全家、李子興全家及孫芳明多人，已經相信，便敲冰施洗。凡有病的，都靠禱告，無不立愈。施洗以後，長老會一派的人，更加反對。當時孫芳明已得真道，便決志禁食，以激勵眾人。他向眾人說：

“張長老，忠心為主，你們卻不服他，竟當他傳假道。我現在情願禁食三十九天。他若傳真道，我必得生。若假道，我必死。”旁邊站着老會的教友華保善君，信不過他，便向他說：“你若能禁食三十九天，我願將財產，一半給你。”孫君聽着，卻不理會他，便在華維恭家里禁食。老會那時，分派多人看守他。他們看守的緣故：若孫君不死，便作罷；若死，必然拿我送官抵罪，作告我傳假道迷惑人的把柄。但孫芳明那時的顏容，雖然枯乾，精神與平常，無稍差異。並且日間，還能為主作証。三十九天完了，他便先啖飯湯少許。當他喝飯湯的時候，忽然仆倒，不省人事。我當時覺得非常難過，但主的靈，向我說：“不要怕，他必不死！”我連忙為他祈禱，就蘇醒了。孫君郎得了勝，便震動了各處的人。但老會因怕丟臉，私自漸漸地引誘他，用銀錢買住他。但孫君看重錢財的緣故，就上了他的當，當時就驕傲起了。他竟不知禁食，乃是靈修工夫的一步，他反以為無上的光榮。所以每逢見証的時候，他便誇獎自己。不到半年，便離了本會，而且反抗真理，褻瀆聖靈。可知人有貪財狂傲，自誇誇讖的心，雖受許多恩惠，行過許多神蹟和奇事；無不危險之理。孫芳明君若非貪財即不被引誘，不被引誘也就不褻瀆聖靈。所以他的失敗，皆因

貪財狂傲，自誇誇讚而來的。所以我們屬靈的眾兄弟，因此作為警戒，方不落於魔鬼的羅網了。

十月廿七月，我由景芝，張家莊各處回家，路過歸家堂，宿於長老會教友張先生家。這會有一個焦柏林先生他的女兒，十八歲，病的（得）十分沉重，他家的人，束手無策，坐守待斃而已。焦先生聽見我靠聖靈醫病的工作，他立刻來請，我到的時候，他女兒，氣息奄奄，閉眼僵臥。我奉主耶穌的名，叫她起來，當時就看到她的眼睛轉動，立刻起來坐着，以後就痊愈了，那時的他見此光景，就不住的讚美耶穌，榮耀真神。

民國七年正月初一日，我在家里的會堂聚會。外縣的人，前來聚會，有張家莊 華起雲等多人。聚會時，有三個十幾歲的童女王翠、王修、王文忽然呼叫跳舞起來。我當時看這情形，心里着實驚奇。全堂的人，哄動起來。我和眾人跪下禱告，那女兒們也停止了。散會後，我就問她先前的經過。她向我說：“我們當聚會時，忽然看見有四個人，身穿白衣，從外面進來。中間有兩個拿着號筒。我們問他說：“你拿着的號筒，為何不吹呢？”他向我說：“等到太陽沒了，就要吹了。”我們聽見，就快樂喜歡，不由的跳躍起來。”她說着，我才知道是天使向她顯現。當時又有一位靈胞張希伯來也說：“我前晚在睡夢間，看見太陽不高，幾乎下墜。”我當時將這兩樣的啟示，仔細一想，忽然大受感動！便向眾人說：“末日近了；主要來了；莊稼熟了；收割到了。我們即蒙主恩，豈不同負主的軛，奉收割的使命嗎？”開會四天，得靈洗者多人。那時華起雲君，也蒙了恩，即回安邱本家去了。以後聽見他非常歡喜，常為我主作見證，感動多少的人來信道。哈利路亞，感謝主恩。

## 第六章 同工證道

民國七年正月初五日，接到新城 唐家莊的來信，來請去佈道。我當日動身，步行二百餘里。初九日便到那地。當時會見郭元儒，李提摩太二君。議決初十日起，開靈恩大會十天。第二天，靈生長老也乘車前來，同辦聖事。蒙神幫助，感動了長老會的教友，熱心嚮道。閉會後，便將長老會改為本會。當時施洗兩次，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受聖靈的，五十多人。聖靈大大作工：有看見異像的；有說預言的；有醫病趕鬼之能的；有甘背苦架從主的；種種神蹟和恩賜，不一而足。當時有長老會的長老敦長愷和梁明道二君，也來與會。他兩位是長老會最有名望的傳道者。民國五年，六月間，我曾在大寨佈道，和他相會並且談過真道。這回因郭長愷君，身患宿疾，多年不愈，雖經中西醫生治療，終難見效，所以向長老會請假，回家將養。梁明道君，也因正月，回家休息。他兩人聽見我們開會消息，便來聽道，一連三天，大受感動。但郭長愷君，蒙神恩施，因他的宿疾，藉他的祈禱，就完全痊愈了。他很歡喜，便與梁明道君，一同領洗。從此他們兩人，就辭了長老會傳道之職，專心壹志，與我同証真道。哈利路亞，感謝主恩。

二月初八日，我和梁明道，郭長愷二君，同到樂安 畢家莊為主作証。有長老會教友，韓保羅之妻，正在聽道的時候，忽然仆倒，不省人事，足有半天之久。眾人哄然大鬧，群起逼迫。我即時跪下，按韓妻頭上，為他禱告。頃刻之間，即甦醒過來，恢復原狀。眾人見這情形，方知我們有主的靈同在。便榮耀歸於真神，也不敢再有煩言了。

我們即已立志同工，均願獻身事主，捨己救人，本耶穌的言行，學使徒的榜樣。有一天，我們商量先往樂安、黃橋、壽光、大章各地佈道。商量定了，即刻動身。隨走隨傳，都有我主的靈同在。顯神跡，行奇事，以及諸般異能。老會中的親友，信而受洗多者頗多。但那各教會反對的，都看為癡狂，或精神（經）病，

多方毀謗，捏造謠言。唯神恩浩大，而信者日日增加，實在感謝主恩。三月間，我和郭長愷君，又到黃橋和畢家莊。一連五日，都在長老會里聚會祈禱。那時神靈大降，施洗三十餘人，遂將長老會改為本會。以後又到大章，與老會論道，不久乃回畢家莊本會，又有多人受洗，教會的興旺，有一日千里之勢。濰縣長老會總會，聽見畢家莊支會，被我們收取，以為受了迷惑，乃通信各支會首領，召集大會討論，設法挽回。不久就有西牧帶領華人教士，和牧者，多人來畢家莊，其勢洶洶竭力逼迫。美國牧師費習禮，並其他各會領袖，與我二人，辯道半日。以前受洗的弟兄姊妹，見其情形，莫不畏懼，都在暗中為我們禱告，表明一靈所生，休戚與共的。西牧費習禮說：“你們所說的方言，我們為何不懂呢？”我被聖靈充滿，大聲回答他說：“費牧師阿；請你叫一個瞎眼的來；以紅黃青白黑五色的東西要他一一指出來；或把顏色的形狀說出來；那時你就懂得我所說的靈言了。瞎眼的人哪！你也懂得靈言嗎？你能聽得奧秘的話語嗎？聖經豈不是明明說：凡說靈言的，乃是對神說的，不是對人說的嗎？你又不是神，為何要我將靈言講給你聽呢？”西牧聽着，不能回答，面有慚色。我又說：“明天必要把這深奧的道理，與你辯明，免得許多人受你迷惑。不然，我再不傳道。”西牧聽着，極其胆怯，他說：“教會從此不和平了。”我們看他已經失敗，就此告辭。第二天早晨，我們先到曠野禱告，心裏想到大章長老會作工，求聖靈幫助我們。禱告畢，覺得心裏快樂異常，從此我們就勇往直前。西牧知道我們要到大章，他即遍請最有口才的中國傳道者李安仁，和黃樂德等人，要和我們辯論。我們一到，那些傳道者，都很惧怕，我們等了好久，方才出來就席，諸教友坐在兩邊，旁觀者約計千餘人。我們本着聖經，與他們辯論。但西牧費習禮和那些有口才的傳道者，因為從前屢次的失敗，便不敢根據聖經解說，只用無理取鬧的態度抵擋我們。當時旁觀的人，也看見不服。彼此說：“真假不辨明，只顧取鬧，這牧師倒也無理。”我看他們既然如此，知無益於事，便告辭出來。當時又聽見裏面說：“將他拉住送

官。”我聽見剛要問他旁邊許多人接着說：“你們這倚靠西人的傳道者，你們有膽量，請今天作罷！”因此他們裏面沒有再說了。這場辯論會也就從此取鬧中打消了。

向來看我和老會辯道的旁觀者，次數算為不少，他們為何多言插嘴呢？却有很大的原因，我不得不加添述說一點，以資參考。北方的老會，算為長老會最發達。這長老會在北方，算為最有勢力。官廳也不敢干預他。所以那些倚靠勢力的傳道牧師，便常常提出他老手段，以欺壓眾人。因此眾人越發不服，所以屢次我們與他開辯論會的時候，即有許多人在旁邊觀看。他們看見我們常常得勝，當作我們是很有勢力的。所以當老會無理取鬧的時候，他們便想乘機鬧事，以消忿恨。竟不知我們非靠勢力取勝，乃靠耶穌的真理取勝的呀。

我們由大章仍回畢家莊聚會，聖靈大降，得靈洗的，又三十多人。隨後我與郭長愷君，又到大安橋、北頭邱、壽兄縣等處，為主證道。西牧怕我揭破他教會的黑幕，乃差派四人，在暗中跟隨我們。但我們有聖靈幫助，竟無處不獲勝利。哈利路亞，感謝耶穌。

長老會在大章和畢家莊辯論失敗以後，即出一種報紙，毀謗本會。他的內容，大意說：“現在有三個人，號稱真耶穌教會的傳道者，到處傳說異教。他說記念安息，說方言，醫病趕鬼的種種流傳，實屬可怕。請我弟兄，當嚴厲地拒絕他，方不受迷惑。”從此以後各處的人，看他的報，反而受感動。凡查考的，受洗的，日日加多。本會就漸漸興旺，真假也漸漸分明。可知各老會，恐慌與排斥，也無怪其然的。

我每遇軟弱的時候，常於晚間，到曠野祈禱，有一次，當祈禱的時候，忽然有聲音向我說：“我總要將我的靈，藉你的身，顯揚我的能力來。”我從聽見主的聲音以後，則心志愈加堅固，每到各處，或受逼迫，或受患難，不但不以為憂，反成為福杯了。

## 第七章 假兄弟的混亂

本會受萬國更正教混亂的原因乃魏保羅(恩波)於民國六年(1917),創辦萬國更正教於北京。彼謂民國六年五月十九日,得主指示,說:“五年以內,四年多,主必再來,審判萬民,用大火焚燒世界。”他雖傳說荒謬的言語,迷惑眾人,然當時聽見的人,無不信以為真的。靈生長老也於民國六年間,因事赴天津,以後順道游北京。他游北京的原因,是為賁得新那年所出的真理,論安息聖日,在中國的日期一題。謂西洋的安息日,就是中國的星期日。因此靈生長老,為欲查考的緣故,便決志找他,研究其究竟。茲將真理報的原文,摘其要者,附錄如下:

因為在中國的星期日,就是安息日,因為西半球的人,坐船來中國,在海路上除去一日,所以中國之星期日,就是西半球的星期六,現今在英美等國的地方,星期六是安息日,如此推算,在中國的地方,守安息聖日,應當在星期日。

但賁氏在民國八年間,又將安息日,在真理報上聲明,大略說:

因為在中國的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因為本於前幾年,有中外同心信主的弟兄們,共同討論,業已將聚會拜主的日期,改守星期六為安息日,後又想到凡由英美,航海來華者,在海中除去一日,因此又改守星期日,近來有弟兄們,論中國與猶太國,同係亞細亞洲,若有人來,從猶太步行來華,在路中不用除去一日,因此本會同心信主的弟兄,同志更正,仍在星期六聚會拜主。

靈生長老一到北京,適值賁魏二人,意見不合,將欲構訟的時期,從此靈生長老,與魏保羅又得相識起來了。靈生長老與魏氏相識以後,魏氏便將賁氏的缺點,一一告訴他了。並非排斥他在真理報所載的論安息日,種種的錯謬,從此方才了解。當時魏氏又立他為第五長老,他也歡歡喜喜的回來。此乃魏保羅與靈生長老,結交的原因。

當魏氏未創辦萬國更正教以先,他是美以美會多年的信者。家里又開設布莊。以後脫離美以美會,便和賁得新來往,領受賁

氏施洗。又與賁氏合辦教會。他在布莊樓上。當時賁氏有餘銀數千，存在魏氏布莊生息。以後魏氏的生意漸漸虧本，教會又加不振。到了民國六年間，賁氏看出頭勢不好，便向魏氏追取原欸（款）。那時魏氏，因生意失敗，不能應其所求。從此他們兩人意見不合，便分離了。這時的賁得新仍辦神召會，魏保羅正開創萬國更正教的時機。但魏氏立靈生作第五長老以後，便加添真耶穌教會在萬國更正教五字之下，即成為萬國更正教真耶穌教會。但我那時，沒與他計較的原因，乃因靈生長老由京回淮，說魏氏所守的禮節，與本會一樣。而且他很願意與我們合辦，興旺福音。我聽其言之有理，也就不追究了。

民國八年(1919年)二月間，魏保羅與天津 李雅各，來淮佈道，宿於靈生長老家。（淮縣城內）我因從前聽過靈生長老的一番話，又看過魏氏所發的傳單，說得非常嚴厲。我那時只在靈界沒有十分老練的時代，一聽這種傳說，也不無信以為真的。從此看見他來，便歡歡喜喜地接待他。當時就在靈生長老家，（即城內本會）開會兩天。西莊頭我家，（即西莊頭本會）也開會兩天。（淮城距西莊頭八里）以後又帶到安邱縣 張家莊子本會，開會一安息。（西莊頭距畢家莊一百八十里）他在各處所講的，無非但是耶穌再兩年多要來，我們必須預備迎接他等話，勸告眾人。然對於他魔鬼的詭計，尚未顯露以先，外面的裝飾，是無人不佩服的。在畢家莊開會的第二天，韓保羅的妻子，被鬼附着，當時李雅各，已立志禁食十天，為他趕鬼。但鬼又沒有退去，至第四天晚上，當開會的時候，魏保羅同女人握手跳舞。我當時看他，那樣的舉動，便有幾分疑惑了。但那夜的經過，究竟惹起許多人的反對，甚致（至）逼迫他。他因體面不支，即刻出莊，計算在畢家莊本會，開會的日期，只有四天。我與靈生長老，因他的受逼迫，便帶領他到唐家莊本會歇息。因畢家莊到唐家莊，僅有四十里。我們一到唐家莊，便會見郭長愷和梁明道等人。他們看見魏氏，都敬重之如從前的使徒。這也莫怪其然，因為接待傳道者，本該如此。並且一向聽見他所傳的警告，何等的嚴厲。人人都印在腦海中，一旦得親見其人，以為有無上的幸福了。並且鄉下

人的眼光，何等簡單。一見北京來的傳道者，並非為己，乃為證道，便更加敬重他。從此也無心考究他了。這都是初蒙恩時代之人的見識呀。

魏氏在唐家莊，共有五十天。他每天聚會，即講說自己經過的異像，奇夢等等。到了第三天，魏氏在講臺上作見證，便夸耀自己的趕鬼，有何等的靈驗。他說：“我前天在畢家莊的時候，偏巧韓太太，被鬼附着，我當時為他一趕，鬼就出去了。”那時李雅各聽着這些話，便不喜悅他。因為那天的趕鬼，確是李雅各所行的，他們兩人都不榮耀真神，便大起爭鬧。散會後，又打起架來了。從此以後李雅各便宣佈其罪狀。謂魏氏從前，原是美以美會的信者，後因娶一寡婦為妾，即被逐出。並且這次乃因賈得新上告催逼他的借款，魏氏怕他的勢力，暫作躲避。所以這次來此，乃名為傳道，其實則避債而已。又說自己並非魏氏同工，乃魏氏聘他，特為自己作見證的。當時我聽着，已十分相信了。但我相信李氏的話，並非我好聽人的讒言，乃親自觀察魏氏到濰以後的舉動，竟非屬靈的人所行的。他在畢家莊所行的事，是我與靈生長老所親見的。從此一聽李氏的話，便更加可信他在北京的行為了。我當時極力阻擋郭 梁二君，然他已受魏氏的迷惑，已成牢不可破。他們反而責備李氏的不是，又且反對我的多心。魏 李既成冰炭，魏氏就拿出路費，打發他回家。我看郭 梁既與魏氏合作，又受魏氏立為監督，便無法挽回他。但我雖有時反對他，他們的壓迫更加利害。從此我住不上十天，即回濰縣。計魏氏混亂本會的名稱，自民國六年起，混亂本會的弟兄，乃從民國八年起的。

我第二次由濰縣再到唐家莊，他們已設立耶穌大院。弟兄們都賣田鬻產，充為公有，以為有無相通。並且禁止嫁娶，夫婦分房。他說：“若非如此，不能真正聖潔，以至得救。”因此郭長愷和梁明道二君，完全聽從魏氏的指揮。甚至兒媳概行退婚。要時時謹守備辦聖潔的心。此種的辦法，當魏氏在北京就早已舉行了。這時魏保羅與陳新民、郭長愷、梁明道一班人，編輯第二期萬國更正教的報，請靈生長老糾正。以後又帶到天津印



行。當那時我看他們設立的耶穌大院，又禁止嫁娶，夫婦分房，以及編輯報紙。那時的我，究竟是個初蒙恩的外邦人，與那些由各教會出來的老信者，並且魏氏的名望，更正教的勢力，兩相比較起來，勢有不能與之抵抗的。他們也看出我的不滿意，便更加反對，使我不得作聲，只好忍耐，以待時機而已。

郭梁等，一經這番的迷惑，以致教會大遭逼迫了，因為所有獻產的弟兄們，或被親族的打罵，斥逐，甚至鐵鍊捆綁的種種刑罰，旁觀的人，無不以為癡狂。那時的魏保羅，也大受逼迫，不能再住唐家莊，就回濰縣靈生長老家了。當時有安邱華維恭和李子興二君，樂助四十元，濰縣也捐出二十元，給魏氏回京費用。而郭長愷和梁明道二君，大受家庭的逼迫，甚至不得安身，便逃到我家。他兩人一到，聽說魏君不日回京，他們兩個也要同去。魏氏聽見他們來，又知道他們兩人，要跟着他上京，他心里害怕川資不夠，便在第二天一早，帶着銀項，辭別靈生長就去了。郭梁二君，聽見魏氏回去，心中好不難受。因他大受逼迫之後，身邊又無分文，他們一來，滿望魏氏的安慰和設法。不料魏氏一撒手便去，並不理會他，以致他們進退兩難。我當時看他們的情景，略說魏氏的不對，以提醒他們，但他們入迷既深，中毒太甚，反而罵我驕傲，和嫉妒。他們說我：“看現在的魏保羅，就是當時的摩西，你能輕看人嗎？”所以使我很難與他解說，只自己儆醒謹守而已。

## 第八章 南方的工作(一)

魏保羅回京以後，郭 梁二君，仍住在我家。到了此時他們心裏，雖有些不满意魏氏，却不肯流露於外的。過了十餘日，他們便決志照常與我同工，往南方一帶傳道。我聽着更加歡喜，便帶了两串钱，立時起身。先到尹家莊子，後到塘務，順道經沂水。一路隨走隨傳，都有我主的靈同在。到郟城的地方，主用百般異能，感化人心，那時受洗的人很多。秋初入江蘇境界，到泗陽，進自立會。當安息日，在他會堂開會。受感的人很多。那天就在黃河施洗三十四人。但各公會一看見多人相信，就聚集眾人攻擊我們。我們就離開那地，又往淺河，紅橋等處去了。一到紅橋各處，我們所帶的錢，和人家贈送的銀元，一概用盡。八日之內，未進一點飯食。日間到各處，傳揚真道。夜里則宿在曠野就睡。有一天夜里，睡至半酣的時候，忽然風雨交作，無處藏身。我三人，便跪在芝麻園裏，迫切的禱告，懇求我主的愛憐，免掉我們的災難，當時風雨就停止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四面皆成澤國，惟（“唯”或“惟”）有我們寢卧的地方，依然乾燥。方知夜里的雨，並非停止，因神特賜厚恩，顯出大異能，幫助我們的信心。

當那時，我們涉水而行，大約二十五里光景，即到清江浦。進了長老會，預算在那裏作工，證明晚雨的聖靈降臨。但他們不能接受，並且群起逼逐。那時却遇着一位信者楊啟宇君，乃桂家堂的人。蒙主開他的心，便向我們說：“三位以我為真求道的，請到我家歇息罷！”於是領我們先到他岳父醫院裏歇息。第二天早上，方才帶我們同到他家，並在那裏，開會十天。有一天，當我開口講道的時候，聖靈大降，得靈洗的很多。眾人都以者奇妙，同聲讚美耶穌。當時受洗的，約有八十多人。又在那裏設立教會，有一天晚上，正當聚會祈禱的時候，聖靈指示我翻方言說：“此地已經沒有工作。”當時即向會眾辭行。他們以為這時候，正當多人聽道，為何說沒有工作呢！眾人反而不大喜悅了。第二天，驟發風雨，浦水大漲，無人往來，新立的會堂，也無人聚會

了。因此地乃黃河邊岸的鄉村，一發風雨，河水氾濫，非多日不能退。當時有清江內地會的弟兄，因前日聽道受感，他們泛船來迎。我們就順從聖靈的指示，即辭別他們，上船來到清江浦。適時也在那裏開會兩天，就有五人領洗。但熱心慕道的人也不少。後因西人極力抵抗，強迫我們出境，我們無法，只得離開那地。並且身邊又無分文，夜裏只得宿在河邊的細草地上，睡在稻草堆裏。忽然聽見許多巡查的聲音，在那裏喊叫。我們恐怕被他看見，有所不便，即時遷到古墳裏去。因為那時，黃河邊岸一帶的鄉村土匪很多，所以巡查和民團，連夜搜尋，但那夜屢次呼喊連天，使得我們不敢作聲。一到天亮，方才起行。至寶應縣，進入聖公會。他們雖不接受真道，却強留我們吃飯。飯後便辭別他，又往高郵，淮安等地。進內地會作證。他雖欲留一日，機會却不甚好，我們又勇敢往前。不料那五日之間，並無一人接待。梁明道君，餓得不能行動。我與郭長愷君代為禱告，却無功效。我三人即坐在沙土地上，一邊商量，一邊歇息。究竟商量不出好的方法來。正是欲進不得，欲歸不能之際，我便以指畫地，作無聊的狀況。忽然在沙土里，露出一隻小孩子的銀腳鐲，那時我們雖在飢餓疲倦的時候，即覺得大有力量起來，連聲讚美耶穌。從此又決志前進，以後雖經千辛萬苦，亦所甘心。當時便將銀鐲，換錢二千三百文。同到飯店，飽餐一頓，得充五日之飢。以後又到邵伯鎮的內地會，便在那裏宣傳警告。那時有陳伯臬君，聽道受感，後因西人攔阻，即不敢留我們開會。臨行時，他助銀五元，孫漢文君，却留我們開會三日，受大水洗的多人。起行時也助銀三元，我們從此又往揚州一帶，但老會嚴重地拒絕，我們便乘輪船往鎮江，傳道三天。各教會多有接納的，唯有西人，強詞辯駁。我們又乘車往南京。我們一到南京，先進信心會，證道三天。當時有長老會的長老曹光潔君，也來聽道。他蒙真神選召。領大水洗以後，即時印刷廣告，並通告各教會，請他們聽道。在長老會，開會一天，聽道的人，都受感動。施洗四次，共幾十人。凡有患病的，一經受洗，無不立愈。有一天，當聚會的時候，曹三師母蒙神啟示說預言，他說：“這三位長老在寧的日期，

只有四十天。”我們當時雖然聽見，並不在意。那幾日老會看見我們如此興旺，他們極力地攻擊。我們就在曹長老家裏設立會堂會了。一日傍晚，太陽將要下山，我在曹長老書房裏坐着，忽然魂游象外。看見一小路，透上高處我慢慢地走，愈走愈見光明。路上有一天使，站着看守。左邊又有一條寬闊大路，路上的行人很多。我回頭一看，後面有許多人，身穿白衣，與我一同行走。走不多時，通身變黑，臉上現出紅綠各色，回到那條大路去了。我當時不解其意，便問站着的天使說：“這些人為什麼緣故，變得這樣丑陋呢？”他說：“那是假弟兄應得的報應。”我再往上走，天使帶領我，進了一座城。門極高大，城牆都是寶石築成，上面掛着各色珍寶，纓絡不斷。城內的房屋，都是精金和寶石，四面如透明的玻璃。街道上都用黃金鋪成，華光和美麗，實難一一形容。寶座上有一位坐着。那寶座的四面，光明潔白。領我的天使，向我說：“得勝的必進這城。凡不潔淨的，可憎惡的，必不能進來。”說着，又帶我出城。看見前面寬闊路上的人，一個個的往前走，越走越暗，走到深坑裏，有大火焚燒他們。我看見那樣情景使嚇得發抖，號吼大哭起來。當時我也不明白所看見的異像，是甚麼意思，只跪下禱告，求主指示。到今日屢次有離道反教的假弟兄出來到處迷惑人，方知從前的異像，到現在便應驗了。我當時，發出種種悲哀的哭泣，把衣服的前襟，已被眼淚濕透了。

南京的本會成立以後，便有许多人反對，有一次，我們上山禱告，主有聲音向我們說：“你要趕快往南走，將有人加害你。”當時的聲音，郭長愷君，也明明聽見。那一天，乃是九月初十日，當晚間聚會的時候，我們向大眾報告說：“主叫我們三人，快往南走，想必不能再與諸位，同在一處了。”眾靈胞因我在路上感受暑氣，寒熱不止，他們多方攔阻。但我們不敢拗違神命，便於次日起行。眾靈胞送到很遠的路，當時助銀七元，並有棉襖三件，大家握手洒淚而別。但那日與眾靈胞離別以後，他們所贈送的銀元，却交在我手裏，那時候因病得昏沉沉，不知掉在甚麼地方去了。到了銅井鎮，計算在南京的日期，剛好四十天，却與曹三

師母，被感所說的預言，無絲毫差錯。可知我們到處為主作證，主必用百般異能，堅固我們的心，哈利路亞，感謝神恩。

我們在銅井鎮共有七天，都是長老會接待我們，並在那裏開會七天施洗共十五個人。到了第七天，忽然接到老會的信，催迫我速離那地。我們即在第八天起行，步行四日，不得飲食。後到太平府。蒙主靈的啟示，先進內地會。與西人兩位女教師，談道好久。他就提出三塊錢，向我說：“這點微物，請三位收下，好在路上，買點茶水，助助心力罷！”我們將他接來，與他辭別。便向大通一帶而行。一路雨雪交加，備嘗寒冷。一連四日，方到其地。那時有老會的人，留我們過夜。第二天，我們便在馬路上講演。聽眾都受感動，上午又到教會吃飯，却被西人拒絕。他說：“三位所傳的道，却與本會宗旨不合，恕不招待。”我們看他既然不招待，便定志不吃不喝辭別他起行了。到了蕪湖，即與自立會 謝得恩先生設談道。我們問他說：“貴處有幾個教會？”他說：“人家稱為七個半。”我聽他說得很希奇，又問他的原理。他說：“凡外國人設立的，他自己稱為整個。如自立會，是中國人設立的，他便輕看，稱為半個。”我這時候才知道外國人，看重自己，看輕華人而取的。可見這些牧師和傳道，既有國界和民族的觀念，證明他是假的有實據了。我們那時候靠聖靈的能力，竭力與他講論。謝先生很受感動，招聚各會牧師，來聽真道。我們專講聖靈的奧秘，與耶穌快來的預兆。留居四日，方才起身。臨行時，謝先生贈銀五元。我們辭別了他，便往上行。至安慶省城，進聖公會學校，教員們都歡喜接待，並介紹各教會來聽道。開會時，有許多女子蒙恩，痛哭悔罪，其中也有數人受靈感。西國女教士，不許聚集，並且褻瀆聖靈。我們看他既然反對，即時起行。便向鄂境的邊界，宿松，黃梅，以及孔龍各縣鎮而行。所到的地方，都與老會辯論，蒙主加添能力，並無絲毫倦態，哈利路亞，感謝神恩。

## 第九章 南方的工作(二)

我們從鄂境的邊界到了江西的九江。先進美以美會。這會的牧師姓蔡，我們和他談道，他卻不接受。但他的蔡師母，聽見屬靈的道，便歡歡喜喜的接受。當時蔡牧師雖然不自在，但因蔡師母的歡喜，倒也不敢下逐客之令了。當時招聚許多女教友，和聖公會的牧師李謨與我們談道。那時我們，專講聖靈的要道，並要幫他得聖靈的恩賜。那位李牧師，聽着雖很佩服。但因每月七十五元薪水的關係，便不敢接受了。當那夜蔡師母很受感動，想請我們聚會講道，卻因西牧的阻擋，就停止了。因此我們又離潯向鄂而行。當那時正在嚴寒的天氣，身邊卻無分文，並且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崇山峻嶺，少有人家。這時候我們的生活，正是披星戴月，宿露餐風了。那數日之間，除祈禱以外，雖不停的奔跑，有主的靈同在，心身都很平安。到了武穴，即向老會作證，西牧對我們說：“你們由那一會分派來的，可有公函嗎？”郭長愷君向他說：“我們傳耶穌基督的真道，送恩典給你，何必要公函呢？難道有公函的假傳道，你也接待他嗎？若是親眼看見，親耳聽見，還不如公函嗎？”當時中國的牧師聽見，很打動他的心，有意留我們，就向西牧商量。西牧說：“耶穌聖誕在即，不能留他。”郭長愷君接着問他說：“耶穌是不是神呢？”西牧說：“耶穌怎麼不是神？”郭君說：“耶穌即是神，為何有生日呢？耶穌豈不是親自說：“沒有天地以前就有了我嗎？”你這傳異端的牧者，當問問你自己的良心罷！”西牧無話回答，將我們推出來，便關上門。郭君踩着腳說：“當耶穌再來行審判的時候，你別說我沒到你這裏來着。”

武穴既沒有工作，我們又餓着肚子走了。兩天之久，到了田家鎮的半壁山。山嶺重疊，也沒有人家。飢寒交迫，夜不成眠。每於更深夜靜的時候，即同心禱告，求神憐憫。走了多日，方到黃石港。因那時候，正當戰事戒嚴的時代，宿在一間飯店裏。到了第二天，雖在嚴冬的天氣，也顧不得寒冷，只將我的棉襖，賣出六百錢，以抵房租。他們兩人，到這時候，便覺得心灰意

懶，坐臥不安，就想到鐵路旁的炭廠裏作工。預備積蓄幾個錢回去山東。我當時極力地向他勸慰，他方知道自己有錯，即時跪下禱告，求神引導。以後再行一日工夫，在夜間到了一座城，便在城外歇息。但這日的窘況，更不比昨日有棉襖可賣了。正在思量方法，脫離這時的苦況，忽聽得日本輪船，因日貨被抵制的緣故，沒有錢也可搭往漢口。我們那時，喜不自勝。一到漢口，三個人便在街上行走。那條街，名叫土堂街。當時找到一間倫敦會。進去與教師談道。這教師姓陳，他看見我們這衣服襤褸，蓬頭垢臉的傳道者，他便生出看輕和害怕的心，就推三卻四的不接待我們。我向他說：“我們來，是要送耶穌聖靈的恩典給你們，幫助你們復興真道，其餘都不破費你。只因外面戒嚴的緣故，並借你的講臺睡一夜，請先生不可以外貌看人罷！”以後又談了許多道理。他便歡喜起來，招聚許多人，前來聽道。那天的聽眾，很受感動。第二天，華樓街 倫敦會的總會龔牧師，也來聽道。那第二天的聽眾更多，他們都受感動。漢口的倫敦會，共有三處。第三天郭長愷君所講的，稍過激烈，牧師和教師，不能接受，氣忿忿地把我們趕出去。我們也打算離開漢口，到別處去。當時許多教友，群起攻擊他們的牧師和教師，即時捐出二十元送給我們，並與邱比臣 陳忠厚和彭壽山一班人，約定第四天領洗。邱比臣君，接待我們到他家去。邱某是個富翁，當時陳教師對他說：“你這人實在糊塗，你看山東來的三個，你當他實在有聖靈嗎？聖靈要在這叫化子一般的身上嗎？你要防備防備，他若是山東來的盜賊，你的東西，可免不掉受虧損的。”邱某聽着，信以為真，雖然帶我們到他家去住下，便將貴重的東西和錢財，都搬到樓上去。他在慌慌忙忙的走來走去，一時不提防，跌下樓來，他的頭便撞在心窩裡去，即刻斃命。那時我們大受逼迫，彭壽山帶我們到旅館去過夜，明天他們便一同受洗了。以後又帶我們到張家店，他家裡去。在彭某家聚會十天，張家店的倫敦會教師張洪道，聽道受感，領受大水洗。那一天受洗的人很多，天主教的信徒，也聽見他的弟兄蒙恩，便生不良的心，想要殘害我們。當

我第三次在大池塘裡施洗的時候，天主教的信徒帶領幾個兇漢，擁上前來，將我們推在水深裡去。我乃不習水性的北方人，當時經他一推，便輕飄飄的浮在水面。我至此，都不知害怕，只是心裡求耶穌幫助。他們看那情景，便不敢再下毒手，彭壽山一派的弟兄，把我拖起來，大家都跑在一處禱告，眾弟兄看見這事，都以為希奇，同聲讚美耶穌，阿們。

張家店的本會，稍有順序，我們又往漢口，與各公會辯道一次。以後又到武昌上安息日會去。當時安息日會的書記，楊和膏先生接待我們。談道好久，頗受感動。當時我們又往鸚鵡洲，與長老會教師語談道。他都不接受。我看各處既沒有工作，便仍回張家店去。

黃破縣 倫敦會的西人牧師，當我們在武昌一帶傳道，他便勸告張洪道先生和許多本會靈胞，不可受迷惑。張先生向西牧說：“請你和他們辯論，對於道理上，無論那一邊得勝，我總歸服得勝的。若是人和人的感情上，我現在是不講了，我只知信耶穌，是完完全全根據聖經的。人的外貌，我如今是不看了。”西牧聽着便啞着口，無言可答。隨時回到黃皮縣，向官廳報告說，山東有三個傳道，到處擾亂教會，現在又來擾亂本會，請署長逐他出境，免得在此宣傳異端。我們那時既回張家店，警兵也來捉拿我們。我們同到警署和他交涉。他說：“本縣教會裏的西人牧師，告你們擾亂他的教會，你可不在這地方宣傳好的。”我當時問他說：“既准西人在中國傳道，豈不也准本國人民自由傳道嗎？若是逐我留他，豈不是與約法上[信仰自由]四字相背嗎？”署長聽說，無話回答。又請西牧過堂審問，西人膽怯並不敢來。此事竟不成問題了。以後便回張家店。我想這地方既蒙我主鴻恩，教會已經成立，弟兄日日加多，老會又無法反對，我們便決志再往各處宣傳福音。當時向眾人告辭，就動身了。到了廣水鎮，也進倫敦會堂，佈教士欸（款）留我們七天。每天為主作證，佈教士大受靈感。當十二月天氣，便敲冰施洗。哈利路亞，榮耀真神。



民國九年(1920)正月初三日，我們由廣水又到東篁店，也進倫敦會。該會教師吳約瑟接待我們。在會堂佈道三天，將倫敦會改為本會，當時施洗六十人。既蒙我主靈工大作，魔鬼也乘機擾亂，致使約瑟之妻，被鬼附着，妄說豫言，混亂真道。次日我們便禁食上山禱告，求主多多幫助以免眾人的疑惑。當日奉耶穌聖名，為他趕鬼。吳妻即時好了。哈利路亞，感謝我主耶穌。

倫敦會西牧，聽見東篁店教會，改為本會，他即請兵前來追趕，我們就先自那裏出來。當時本會許多靈胞，親自送到河南的邊界，大家握手而別。我們到了洛河，天色已晚，我們找到一個信心會，裡面有兩位女教師。他們聽見我們傳耶穌聖靈的道理，便慇懃的接待我們。晚間聚會，他們聽見本會所守的禮，即與他們不同，他們就不接待我們。第二天早上，我們就起身，到安息日會去。他那裏看門的，名叫宋國運，便帶我們去會他的教師李淘先生。我們和他談了好久，又出來了。

我們由洛河又到上蔡，開封等地。天天出外證道。當時有內地會教士，也挽留我們幾日。以後有四公會當權的大牧者，特開聯絡大會宣佈說山東的假先知，已經在此破壞我們教會。我們應該通知內地會，不要接待他。當那時有一人聽見這番情形，向我們說：“他們既不接待你，請你到我牛奶房去講道，那裡也可容二百多人。”我們便跟他去，在那裡開會三天，聖靈大降，那幾日不斷的施洗。老會聽見，非常害怕，這都是由逼迫和毀謗，才能引出求真道的人來得永生的福了。哈利路亞，榮耀真神，阿們。

## 第十章 回魯後的情形

我們由河南的洛河、上蔡、開封等處為主作證。以後因那一帶兵慌馬亂，正在戰事激烈的時期，當那時人心慌慌，到處奔逃，我們因此又來到洛陽。住了一天，看看也無工作，又往各處教會談道。以後又來到山東的曹縣，在福音堂內開會七天。西人牧師向我們商量說：“你可刪去真字，我可以同你合辦必有一番大工作。你們三位可能贊同嗎？”我向他說：“本會的名稱是神啟示我們起的，並非人意的。既奉神命，誰敢胡亂刪改呢？”西牧看我們不能同意，就拿出銅元八串送我們，我們也將他領來。隨後就來到濟寧州，又經滕縣，都在信心會或長老會談道。從滕縣又到曲阜，我們又進聖公會。我們一進去，傳教師便慇懃的接待我們，聽見我們傳耶穌聖靈的道理，請我們極力的幫助他。他那個會堂很大，因為一年到頭，沒有一個人聚會，那座極壯觀的聖公會堂，只有那個傳教師，日日在那裡看守。我們問其原因，方知曲阜城裡的人，大部分都是姓孔，是孔夫子的後裔。從前的聖公會，乃建築在城內孔姓地基，以後孔姓的賣主，被族人捉去下監，打了好幾年的官司，方才和息。所以孔家買到域外一塊地基，與聖公會交換。城門的禮拜堂，便用重價買收。他總不願聖公會，立在城裡；其原因是孔家的人，當他的祖宗，也是一個教門。所以不肯信奉耶穌，以羞滅自己祖宗的名譽。以致冷冷清清的一座大樓房，沒有一個人走動。只是我們在那裏睡了一夜。但那城裏孔夫子的子孫，現在怎樣呢？他們只知道空守祖宗的禮節，信靠祖宗的名譽，然對於道德和風俗，是完全不講究了，到現在差不多都丟在腦後去了。可知信耶穌道的聖公會，沒有得聖靈的重生，就算沒有得益處；何況孔教是人道，不但不能救人得益處，而且杜絕子孫求生命的機會了。可見他們城外的聖公會，和城內的孔氏子孫，都是一樣的。我們在聖公會住了一夜，便回泰安的水白鎮，住在馬秀一先生家，我們從湖北的漢口起行，一路都有人送些路費。經河南回山東，在一帶的路上雖不比從前的挨餓和困苦，但因到處戰

事紛紛，不能自由工作，很是可惜的。我們再由水白鎮回到博山縣，經過張店，在曠野睡了一夜，這張店到唐家莊，只有四十里，大家因為都蓬着頭垢着面，衣服破爛得不像樣子，他們兩個又因從前是經過逼迫出來的；一旦回家，又怕家庭和親族，更加逼迫，當時非常難過。但我的境遇是和他不同的，我出外的工作乃是家庭出於甘心和樂意的。所以我便安心的告訴他們說：“我們經過這番的情景，不是我主所喜悅的嗎？主既喜悅，我們回去，若受逼迫和恥辱，不也是耶穌門徒所配受的嗎？你們兩位若看到這一層，有何為難呢？”他們立刻醒悟過來，大家切實的禱告，便勇敢回家了。一到家裡，他的親族，並不反對了，哈利路亞，感謝神恩。

我們回到唐家莊以後，即時知道各處本會的靈胞，受魏氏餘毒沾染的緣故，以致本會受魔鬼的大打擊。並且他們都是初蒙恩的人，對於靈界毫無閱歷，漸漸的順從魔鬼的作為，以至大生混亂。但其中許多的本會，惟獨唐家莊最為利害。當時有李樹琪，(改名耶復生)被魔鬼利用，自稱是[活耶穌]，他說：“人若經我施洗，必然全家得救。”又說：“前次耶穌降生，是受苦受難，今日耶穌復生，是享福行樂。凡婦女與我復生同席同寢的，必然得福。”發出這種胡言亂語，迷惑眾人，他們凡在禱告中，都能聽見魔鬼的聲音。他也能指證人以前的大罪惡，有一次，濰城北鄉老會，有一人名叫季三，充當私塾教員，他也來聚會。有一個女子名叫以利，指出季三從前與牲畜苟合。說得季三靜默無言，大大的懼怕了。李樹琪的講道，專講死人的事，某人父母弟兄死後，穿甚麼衣服，或患甚麼病，說得沒有絲毫差錯。他醫病也很靈驗，他是不奉耶穌的名，只說[主]要叫你的病得好，那人的病，果然好了。(魔鬼也是罪的主)還有一件奇事，最容易迷惑人。他當民國八年冬，我們正在各省工作，他向眾人說豫言說：“明年春間缺雨，麥子一定昂貴。我們必須多買麥子，防備明年的缺乏。”眾人問他說：“我們那裡有錢買麥子呢？”他說：“[明天艾家莊送錢來，我們可以買。”第二天，果然艾家莊送錢來。因為他們，也辦有無相通，

所以艾家莊，也變賣家產，將銀錢送來。他們就備辦糧食，到民國九年三四月間，麥子果然昂貴。當時那些弟兄，經過這番迷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信服的。所以那些被迷惑的婦女們，都盼望得好福氣，便被他玷污了。可見魔鬼的工作，是何等的利害呀！

郭長愷，梁明道二君，也大受迷惑，也信李樹淇是活耶穌。他們受迷惑的原因，是我們出外工作的時候，李樹淇所說的豫言，和我們的經過，是兩相符合的。有一次李樹淇說：「他們三個人（指我們），在紅橋一帶曠野睡覺。天雖下雨，他們卻得平安的。」又有一次說：「他們在清江浦過水，是郭長愷打頭，因為水滿，不敢過去，便回頭了。」又有一次說：「他們在大通路上，遇着天下大雪，非常的艱苦。」並且說：「郭長愷雖然走過許多路，他的鞋總不壞。」因為郭君的腳太大，人家所送的，他都不合腳。並且他的鞋，也實在不破。我們到家的三天前，李樹淇坐着，閉着眼，屈着指頭說：「他們三人，三天後定要回家。」他又屈着指頭說：「主阿！他們都信我是活耶穌嗎？」魔鬼向他說：「惟有巴拿巴不信。」我們一回家，聽着李樹淇所說的豫言，他們兩個都相信了。我當時看他的情景，非常疑惑，但不敢反對他。我先往曠野求告主，聖靈指示我說：「魔鬼的工作，你須留意，他們棄絕我的話，反而聽從他。」我當時得主的啟示，就阻擋郭梁二君不要受迷惑。他們反而責備我嫉妒，驕傲。郭長愷那時又氣忿忿的說：「你蒙恩若不比我早，實在不配與我同工。」意思說我是個外邦人蒙恩的，為何這樣的驕傲。他因我從前反對魏保羅，現在又反對李樹琪，並且他兩人所傳的異端，與所行的壞事，能使他們信服，所以他們更加怨我，當我是驕傲嫉妒人。我那時雖將神的啟示告訴他，他也不相信。我當時看他入迷太深，非一時可以挽回，我便自己與他分離，回灘去了。以後不久，又接到郭長愷的信，他說要招集幾個人到北京，參與萬國更正教大會，因耶可心寫信通知他。（魏保羅民國八年冬死，耶可心繼起）郭君也想叫我回去，查探其實情，我接到他的信，想他們既然親自赴京，必定更受迷惑，因此我也

希望與他同去，乘機提醒他們。不料我到濟南，他們已經由京回來，在此與我相遇，我問魏氏的情形，他說：“魏保羅實在是魔靈所指使。他開大會的人員連我們山東九個人，湖南三個人，統共只有二十幾個人。並且他的聚會，毫無秩序。那個耶可心所講的道，完全不本着聖經，只是一套胡言亂語，迷惑眾人的方法，斷非屬靈的體統。我若早知如此，也不到這樣田地了。”我當時，聽他的話，知道他傷心已極，回家後，那最熱烈的郭長愷和梁明道二君，因財產的喪失，兒媳的離婚，家庭的逼迫，他便抵擋不過試煉，以致灰心。他雖然為耶穌經過許多苦難，得着耶穌許多見證，一經迷惑，就完全不信。梁明道君，為生活的困迫，仍回老會作工。對於唐家莊本會的靈胞，甚至受魔靈利用的李樹琪，都不久就失敗了。

我寫到這裡，不得不加添述說一點，以幫助我們屬靈的弟兄。因為我們屬靈的人，若不是儆醒提防，最容易受魔鬼的迷惑，初屬靈的傳道者若非有明白聖經，即雖知提防和儆醒，也恐怕吃他的虧。茲將魔鬼如何迷惑人，與人如何受迷惑；略說一二，以資參考。

### 甲 魔鬼混亂的原因

(一) 魔鬼的工作，那在靈界沒有閱歷的傳道者眼前愚弄。因為沒有閱歷的傳道者，不知辨別真假靈的緣故。並且魔鬼的工作，也非一時一刻就顯露出來，乃是漸漸而成的。當魔鬼初混亂的時候，那無經驗的傳道者，雖看見有人所受的靈，有些不同，但他也不敢明明的指證出來，恐怕錯認了。成為褻瀆聖靈之罪，這才是傳道者因無靈界的閱歷，成為魔鬼肆虐的機會了。

(二) 信徒初蒙恩，若非傳道者，富有靈界的經驗，最容易受魔鬼的迷惑。因為初蒙聖靈重生的人，有看見異象的、有作異夢的、有說靈言的、有譚（翻）方言的、有醫病趕鬼之能的；乃他一生所未曾見，也是一生所未曾行的。他當然是喜不自勝，若看他那時候的人，與從前的人比較，是判然有別，他的信心和愛心，也是勃然而起的。以後經過許多人的稱讚，他自己也覺得

非常的歡喜。因此就存着好奇的心與貪恩的心，一旦魔鬼雜其間，他自己也不能辨別，只管一味的順服。從此就有用靈言講道與會話的，有為俗事說預言的，以及行出希奇古怪的事來。這種人後來，就漸漸的得意，漸漸的自高，但他們既有自高，即愈成敗壞，以後就行出大罪惡來。自己還不自覺，竟把魔鬼的醜態畢露，以至跌倒。由此可知沒有靈界的閱歷，以致大吃魔鬼的虧，但我們對靈界有經驗的人則不然。正如保羅說：“因為我曉得魔鬼的詭計，不容他趁着機會勝過我們。”所以魔鬼在有經驗的人面前，雖千方百計的愚弄，他總是不能發生效力。我們屬靈的弟兄，要靠聖靈的能力，多多明白聖經，切實的辨別諸靈，方不落在魔鬼的詭計裡。

## 乙 唐家莊本會受魔鬼敗壞的原因

唐家莊本會，自民國八年，經魏保羅傳說種種異端以後，他們便捨棄一切，去辦有無相通。並且禁止嫁娶，夫婦離房。這些事既是初受感的人作得到，非有極熱烈的盼望，是萬不可能的。並且人能捨棄一切的所有，必須出於甘心和樂意。唐家莊的信徒，其捨棄一切的辦法，乃是出於受迷惑的。換言之，他非經魏氏的傳說耶穌五年內要來，叫他的財產捨棄，是斷言不可能的。既不能甘自捨棄，乃因人的誘惑，方能實行。這才是受魔鬼混亂的機會了。

魔鬼的居心，如以上所說，本是混亂人與敗壞人的。何處有聖靈的工作，他也隨着極力的破壞。但我們若有屬靈的知識，能以參透他，他則不能發生權力。當時本會弟兄之受迷惑，乃因都無初蒙恩的時代，毫無屬靈的知識，正不知如何為魔鬼的工作，一味聽從魏保羅的邪說，發生糊塗的熱心。所以後來大吃其虧了。以後如李樹琪受了魔鬼的利用，大施其詭詐。眾人聽他說預言，確實信他是活耶穌，其餘如無稽的話，和作敗壞的事，眾人都以為不怪，仍舊糊塗的信從。雖不聽人的言語，不也要看人的行為嗎？保羅說：“撒但能裝光明的天使，但他的結局，是必然照他的行為。”當時的李樹琪，既明明地犯奸淫，已顯露極敗壞

的事。眾人還當他是活耶穌，一味與我反對，不聽從我的話。他竟不知道魔鬼也能說預言，如從前以色列王 掃羅，求問交鬼的婦人。那婦人以後明明的指證他是掃羅，並且鬼藉婦人的身，假託是撒母耳，說豫言說：[明日你和你眾子，必與我同在一處了。]果然掃羅自殺，眾子陣亡。然掃羅王，因明知故犯，以致滅亡，乃無足惜；但唐家莊的信徒，因無知受迷惑，以至灰心，甚為可惜哩。願望真神大施憐憫，救出被迷的信徒，而就光明的道路，阿們。

## 第十一章 湖南的工作

民國九年三月間，我從各省回滬，在外時間，共有九個月，開辦教會，共有四十二處。感謝主恩，到處雖遇許多攔阻；然主的子民，總是歸附他主人的，哈利路亞，榮耀真神。秋間得到漢口張家店，彭壽山君的信，並匯銀二十元，催迫我到他那裡培育教會。十月初九日，我滬縣起身，搭車到濟南；在那日下午，我到天道堂裡去，晚上七點鐘，又在那裡聚會。當時有一人，聽道受感說：「請巴拿巴長老，在此開辦教會，我一人情願負擔用費，神賜我一座樓房，每月六十餘元，全獻於主。」我因漢口張家店，來信緊急，又（不）敢再耽延，所以沒有答應他。第二天搭津浦路的車到徐州。又改坐隴海鐵路的車到河南鄭州，由鄭州再搭京漢路的車前往漢口東篁店。到了東篁店的時候，眾靈胞非常熱心。因為他們從前受了一番大逼迫，我又安慰他，勸勉他，使他們都同心合意，敬拜真神。我在東篁店住了幾日，方才與吳約瑟到張家店。那時彭壽山同眾靈胞看見我到，非常歡喜。因他們天天的盼望，我從此大家更熱心的聚會拜神了。

倫敦會教師張宏道，因民國八年受洗後，不順從真神的旨意行事，他的兒子過江溺死。他心裡覺得對神不住，非常懊悔。有一夜忽得一夢。看見一個老翁，身穿光明潔白的長衣，向他說：“人要定志，樹要定根，方不搖動。”他在聚會時，對大家痛哭認罪，並且求神赦免。

我在張家店多日，忽然接到湖南長沙的靈胞譚配得和李曉峰二君的信。請我乘輪赴湘，因那裡已經開辦一個教會。我即時同彭壽山前往。十二月十三日，我們到了長沙，那裡的本會開創初步，非常困苦。我們只靠禱告，求神幫助，聚會十餘日，聽道的人，已坐滿了會堂。

民國十年九月，開靈恩會三天，並且印刷單張三種。（一）末日的警告（二）大日審判的預兆（三）耶穌快來的確證。用這三種單張，分送各處。開會第三天，施洗幾十個人。以後本會，屢次印出單張和書報，寄發鄂、贛、閩、浙等省，藉資宣傳真道。



二月間,我和配得經過湘潭,在安息會証道,當時這會的教友接待我們,配得憐憫他家道貧窮,預算拿錢給他。我向他說:“不可阻擋神的恩典,只好為他祝福,他必得福。”配得相信我的話,一日為他祝福,這人以後果然蒙恩。我們隨後,又到衡山縣,在那裡開會三人,施洗多人。立劉傳選和肅弼生作執事。我即與配得二人,又上衡山頂上禱告,約有四點鐘之久。配得在禱告中,親自聽着主的聲音,向他說話。他的信心,從此就更增長了。我們在衡山縣住了幾日,又回長沙,本會眾弟兄,都是熱心事主。以後因為會堂過小,又遷到樊西巷。定於陰曆四月初十日起,開靈恩會五天,由各公會慕道而來的人很多。這次又施洗、四十三人,都得聖靈充滿;最希奇的有一人,前在老會作教友時,包人的工做,他私賺人家的材料,代買貨物。浮報欸項,後因靈感認罪,到西人面前,一一退還。當時感動內地會牧師,來本會數次,查考真道,羨慕靈恩,讚美主名。

五月初二日,我離湘暫回山東,一個月間,在濰培養本會,於五月底挈眷赴湘,六月十三日仍到長沙,那時候本會又遷到請泰街,租一大會堂,蒙主施恩,教會非常興旺,靈胞幾百人,得靈洗的二百多人,哈利路亞,感謝主恩。

民國十年陰曆八月十七日,開靈恩大會八天。當時函招各縣男女,前來赴會。二十四日到大河受水洗,男女分作兩隊,各人手執一旗,一路上唱詩讚美,榮耀真神。那日施洗幾十人,蒙神大施恩典,神蹟奇事很多。有在水中受洗,即口唱哈利路亞,說靈言。有一童女,患病很重,一按手禱告,即時病退。又有一靈胞,在禱告之中,繙方言說:[你們會堂已遷移三次,都榮耀我的名了,我常常在你們當中,藉着你們,選召萬國的子民。]原來本會,初設立在遊擊衙坪,以後遷到樊西巷。由樊西巷又遷到清泰街,現在又再遷到潮宗街,我們一想起來,果然應驗,從此以後,大家都同心合意,作主善工,阿門。

## 第十二章 開創第一次全國大會

民國十年（1911）(1921)十月初五,我同譚配得由長沙動身,向湖北的漢口一帶佈道。到了漢口的時候,便在新市場對門,租了一間房子,在那裡講道。當時聽道的人也不少,我便趁這機會與配得兩人,將胡南所帶來的單張廣告,到處分散和張貼起來。並且定在十一月初五日,開會佈道。那時候各公會得知消息,就阻擋他的信徒來聽真道,並且多方的毀謗。至開會的那一日,聽道的人也不見多。但所來的,也非尋求真道的人。所以那一次也無多工作了。開會完畢配得因事回湘。我就仍在漢口本會。不多時寫信回湘,吩咐他們再印單張和廣告,預備十二月間到武昌佈道。但這次所印單張,稍有逆耳的話。但單張和廣告一到,我即時由漢口到武昌工作。即在得勝橋開堂佈道,那時的聽眾,多有受感。後因地狹人多,又轉租武勝正街的大房子。

民國十一年正月開靈恩會三天。當時將單張廣告,到處張貼。各公會的人看見,即時聯絡起來。發出公函一百零七件,招集四十二會,開會討論,設法抵抗。當時議定四條,對付我們的方法。(一)打發八個人將各處所張貼的廣告,用水塗抹盡淨。(二)派人打聽我們講道,若有妨礙他們等情,就當面毆打,遂之出境。(三)揀選有學問的人,專辨文書,請官廳制止,不准設學佈道。(四)傳道人若不出境,即舉余子芳,用武力施行網綁,投入江中。如果發生重大事件,自有西人情願承當。當開會的那一日,聚會的人數很擁擠,幾無插足之地。那公會所派來的人,各自暗中藏了武器,預備毆打。那時候要網綁我的余子芳,偏偏不來。我當時得主的聖靈充滿,更顯出能力來,證明真道。又蒙我主大顯神蹟,那一天又醫治了許多病人。各公會派來的兇漢看那情景,有些害怕便不敢動手。暗暗的退去了。這樣我立了武昌的教會,施洗約有四十餘人。可見這些弟兄,都是由各會逼迫中得來的,哈利路亞,感謝主恩。

民國十一年(1922年)正月底,我在武昌接到長沙的信,促我回去開靈恩會,因為長沙的本會,正在興旺的時期;我於二月

初一日，回到長沙，初四日起開靈恩會三天。這一次加添的弟兄很多，大家都是各盡其職作主善工不持自己的意見。都以基督的心為心了。十四日我仍離了長沙，又回到武昌。因為武昌本會開創未久，並且屢受老會的逼迫，必須有人看管方可杜絕魔鬼迷惑的機會。我在武昌又將近一月，接到河南 上蔡本會的信，要開靈恩大會請我前去領會。我當時因函招羅喜全執事來鄂，我往上蔡。我在那裡開會一安息，施洗八十餘人。有一天，忽然接到武昌本會范香山先生電報，催我立刻回鄂。我接電以後即時動身。三月十七日回到武昌。原來武昌本會當正月間開靈恩會的時候，各會的人原想搗亂。但以後看見本會蒙耶穌的能力大顯神蹟，他便不敢動手。然他的弟兄多來本會受洗，他心裡卻又非常不安，所以他們聯名，向官廳稟告我們擾亂他們的教會，要求取銷（消）本會的名稱驅逐本會的傳道。武昌第五警署，恐怕擾亂治安，並且是各公會西人的申請，不得不出為效力。十二日晚上警長帶領許多警察，聲言本會傳道未經官廳立案，應當停止。又檢查本會的書報，並檢去許受單張。到了十四日晚上，當本會聚會的時候，又有警兵多人到會。將羅喜全等四人拉去收押。過了一堂。第二天晚上他們四人都被釋放回來。我十七日一到武昌即時到第五警署求見警長。不料他托詞不見。晚上七點鐘 警署署長又帶隊前來，把我拘去了。當夜過堂署長問我說：“你教會沒有立案，你須停止講道。”我當時回答說：“信教自由，乃約法上所特許。並且准外國人傳道，難道不准本國人自傳之理嗎？”署長向我說：“外國傳道的，乃國際上的條約所定的，所以應當保護他。惟獨你們教會沒有立案。你若立過案，我當然保護你。”我對他說：“我們傳道者又不是擾亂治安，並且是以耶穌博愛的心為心，以救人脫離罪惡為本，無種族之分，無畛域之別，這是有犯國法嗎？”署長向我說：“你傳道行善我並非阻擋佔，但我們責任所在不得不然。你有立案我則認可，你不立案我即干涉。並且公會聯名告你，說你們傳道與他們不同，你有什麼辯解？”我說：“各公會的傳道不本乎聖經，任意流於異端俗化。因我屢次揭破他們的短處，希望他們更改。他們不

但不領受並且嫉妒橫生。他那能不毀謗我呢？你須明白聖經方能斷定我的是非。”署長聽着便向我說：“你明天暫且回去，我以後當有辦法。”我過了一夜第二天就出署了。以後夜間照常聚會，他還來阻擋。但我們終不能因他的阻擋，就停止了我們的工作。

民國十一年三月廿一日在武昌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我們於前一月印刷公函通知各省本會。至二十日各處代表，均已到齊。廿一日舉行大會，議定規章若干條。以後又經警察前來阻擋，但我們初次開會的教務不多，也就此了結了。大會既已完畢，便將會務交託配得，全喜兩執事管理，我於四月初旬，即赴上海參與基督教全國大會。我與大會的原因是為基督教以前曾發兩封公函，一封到山東一封到湖南。我想許多的教會對於參加這種大會非用許多氣力運動不可。他既有公函可以藉此作傳道的機會。因此我就連忙赴滬。不料一到會所，他們反而不接待，不准我入會。我當時責問他，既不便我入會為何發上兩封公函請我呢？他也自知理由不充分，方才給我證徽請我入會。他原來看真耶穌教會是外國人傳的，當我巴拿巴也是外國人，所以先前的公函，和以後的見面，方有如此差別。我和他們聚會十日，中外代表，共有一千二百多人。會名共有一百二十餘種。我那時雖沒有多時講道，可是帶來的書報，已經完全分散了。大會完畢，有青島路的人接待我。聚會三天，有老會教友李文奎前來赴會，他患病多時不能吃飯，求主醫治立時痊愈。自立會會長宋崑山君聽道受感，邀我到自立會。開會三天，當時有一姓韓的，三年直不起腰，來會求主耶穌醫治。我當時奉耶穌的名，為他按手禱告，他的腰忽然直了。因此受大水洗者二十五人。以後再開會七天。蒙主施恩醫好病人三十餘名。閉會後，又在長安路 李文奎先生家裡聚會。本及一月，施洗六十八人。從此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敬拜真神。我在上海又遇着漢口 余子芳，與他談道十餘日，他即大受感動。向我說：“凡事百聞不如一見，我當時所耳聞的真耶穌教會與現在親聽長老的指示，實是大相徑庭了。我當時聽見各會傳說真耶穌教會，是自誇狂傲，差不多是一無所取的教

會。所以當今年正月各公會聯絡起來逼迫你的時候,我是八十四人中第一人。預算用武力捆綁你,拋在江中。議定以後,我兩腿忽生毒瘡,兩眼忽然疼痛。向眾人所議定事,便不能照我的心願舉行了。我一直病了三安息,漸漸好了。二月廿九日下午過江,在小河口遇着淫婦帶領兩人,將我手裡的皮包奪去,裡面有銀元二百六十四元鈔票五十元。因我二十年前,曾與他聯合犯了大罪,我因此羞見妻孥,當夜乘船往蕪湖。以後來到上海。所以這次得見長老親領教誨,都是主耶穌的特恩了。從此以後余君天天與我來往,我往南京他也與我同去,便在那裡受大水洗了。哈利路亞, 感謝神恩。

### 第十三章 聖靈的工作

我和余子芳君在南京 曹光潔長老家住了十天，南京的本會弟兄都很熱心。余子芳在那裡，也做了許多見證。至六月初三日我和余子芳，又同到高郵聚會一安息之久。前後受洗三次，共三十九個人。將啟行的前一夜，在禱告中多人流淚。有一個十三歲小孩站在會堂當中說：“我現在的哭泣是為高郵人不求真道的哭泣，願我們大家應當悔罪改過接受救恩，得到天國的永福罷。”第二天，我們仍到南京。過了安息日即回武昌。在武昌住了兩天。六月廿日又到湖南的長沙。看我主的教會興旺靈胞又很熱心，實在感謝主恩。當時又蒙我主感動多人情願捐款建築教會堂。當時捐出銀洋數千元，即時購地建造。數月之間，會堂落成。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告成禮。各省本會的長執來赴會的很多。他們看見長沙本會的興旺靈胞的熱心，大家都歡喜，不住的感謝主恩。

七月間，山東 張靈生長老來湘。我帶他到了湖南益陽縣，在那裡開靈恩會十一天。當時靠聖靈感動多人。有一次當聚會的時候，有一女人看見異像，說：“我現在心內跳動，渾身發抖。我看見兩個人身穿光潔明白的長衣，站在巴拿巴長老左右。我看見非常的害怕。”可知為主作證，主的靈是無處不和我們同在的。

九月間，有江西 吉安縣的周麗川君，在長沙聽見真道大受感動，便在長沙受了洗。周君蒙恩以後即回家鄉。十一月我同幾個靈胞到江西的萍鄉 蘆溪等縣開辦四個教會，在那裡施洗百餘人。以後隨走隨傳又經過許多地方。於十二月十八日到了江西 吉安縣 周麗川家佈道。周君乃生於溫飽之家。他蒙恩後，對於主道非常盡心竭力。他的兒子維之也蒙主恩。當時奉主名立麗川為長老維之為執事。於民國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在周君家開靈恩會三天，領洗者五十多人。以後靈工漸漸的發展，受洗的人漸漸的加增。甚至我回湘以後，維之蒙主特恩，開辦教會多所，施洗多人聚會約有八百餘人，神蹟和奇事見過很多。但在紀

略中不能逐條提出，只等靈恩見證出版方能一一細說。現在略寫一二，以告屬靈的弟兄。當維之初蒙恩時代，凡吐血的、癱腿的、駝背的經他奉主的名按手醫治的，無不立愈。甚至百餘里外數百里外的病人，無不來吉求醫治。當時有樟樹鎮的婦人，因他丈夫亡故，許多人說他的丈夫病得希奇，有的人說他是犯妖精。因他屋後有棵老樟樹，疑他是犯了樟樹精。以後這寡婦，果然怨那樟樹，每有污水必倒在樹頭，並且常咒罵那棵樹。以後寡婦也被魔鬼附着，肚子膨脹如懷孕一般，不省人事。醫師的診治，邪術的行法，都毫無見效。以後聽見本會有醫病趕鬼之能，就抬到本會求醫。婦人一抬到，維之就坐在講臺上審判他。那鬼就在婦人肚裡說話。維之問他說：“你要從這婦人身上出去。”他說：“我不出去，你何必害我呢？這婦人看輕我，他天天將最齷齪最污穢的水澆在我頭上，豈不是故意和我作對嗎？”維之說：“他因從前不知道，你趕快離開他罷！”那鬼說：“我不願意出去，你要怎的？”維之向眾弟兄說：“這鬼既不出去，我們切實地禱告，求耶穌顯出大能大力趕掉他罷！”大眾一起跪下禱告，那鬼在寡婦肚裏說：“啊呀！啊呀！砍掉我的手！”連聲的大叫。禱告畢，維之向那鬼說：“你現在出去嗎？”鬼說：“我還不出去。”維之說：“我們再禱告。”那兒又說：“啊呀！啊呀！砍掉我的腳了，我願出去了。”禱告畢，維之說：“你趕快出去。”那鬼就出去了。寡婦也清醒了。他的肚子撒了一馬桶青綠色的骯髒東西，就完全好了。當時就領了洗。哈利路亞，感謝主恩，阿們。

民國十二年(1923)二月廿二日，我們由吉安回湘。三月初一日到了湖南的益陽、衡山、湘潭等縣巡視教會。四月廿二日從湖南到山東 濰縣。由本會靈生長老寫信通知各處本會，定期開會。以後我又到了安邱縣 張家莊子本會，探望弟兄。因那時有匪徒四處攪擾，聚會兩日急返濰縣。但行走的時候卻經過膠河(上游運河，下游膠河)運河闊約八里，平常沒有下雨是乾的。來往的人都走在河灘上。這一日我剛走到三里路光景，忽然天下大雨。水從河的上游衝下來水勢很急。我當時一見水到非常

的害怕。頃刻之間水大滿了。我這時候只得口口聲聲的,求主保護,以後就昏沉沉的,在茫茫的黃土水中游來游去。一直到了對岸,方纔醒悟心裏也不慌亂了。但我平時是不習水性的人,今天能得平安登岸,都是我主的幫助了。哈利路亞,感謝真神。

五月初十日在濰城本會開會三天。靈工大作,男女蒙召受水洗靈洗者二十二人。以後又到唐家莊尋找郭長愷 梁明道二人。因梁明道不在僅見郭長愷君。與之坐談良久,知他沒有挽回之餘地,不覺傷心掉淚。想起萬國更正教之為害,不啻毒蛇猛獸了。可惜唐家莊百餘靈胞一朝喪失甚為痛心。我與郭君分手以後乘車到濟南、徐州、鄭州一帶為主證道。六月初回到河南上蔡。以後又往扶溝、太康、鄆陵、西華等縣,約計十五處本會,巡視一番。最終又經過湖北 應山 東篁店。以後來到武昌。會見范香山執事,同談離別之情。並報告名處本會的靈工如何發展,大家聽着快慰異常。七月十一日回到湖南 長沙。眾靈胞人數加添。本會情形日見發達,大家都熱心的辦理教會,榮耀真神。

八月初得主的啟示,促往福州傳道。二十二日動身,道經漢口,南京等處的本會,在那裡逗留多時。九月二十一日到上海。這時候李文奎已經亡故。宋崑山被迷惑,仍歸老會。我當時先到橫濱路 胡家橋等處。以後又來長安路,並浦東等處。都奔走在老會裡作證。雖有不信者和反對者看為癡狂,然我的心,已經火熱,更顯出主耶穌的能力在我裏運行。那數日之間,奔走不停。有一夜當聚會的時候,有一靈胞闖進前來,向我說:“晚上有老會的人買了幾個兇漢,要加害長老,請長老即刻逃避!”我聽說即時出門,上了電車到別處去。第二天來到斜橋本會,聽說前夜,果有幾個兇漢找我。我這一天晚上,我便在斜橋本會聚會,就有幾個兇漢找我。我躲在內間不見他,當時有靈胞回他的話,那些兇漢也就走了。我覺上海既沒土作,而且不妥當,便在第二天,即十月十七日乘輪往福州。一月二十日,到了福州,寓在城裏裡。



## 第十四章 福州的工作

民國十二年(1923)十月二十一日我到了福州。寓在城內大興客棧。我動身的時期正在胡南戰亂,我雖帶了二十二元路費,因為路上戒嚴費用很多。一到上海已經完了。從上海到福州乃變賣八元的東西。到了福州的那一日我身邊只剩得一毫錢。但我未來到福州以前,已經和建甌 蔡國望,何厚華兩人通信。他囑我若到福州,務先寫信通知他。所以我當時就寫信給他。數日之間我接到他的回信,叫我到洪山橋找林君守志。第二天我找到洪山橋 林君家。因他還沒起床,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兒,歡歡喜喜的接待我。我就在他家禱告,一直等他起床,才拿出蔡 何二君的信給他看。他看見了非常歡喜帶我仍回大興棧,我那時要和他談道。一打開聖經裏裡面卻露出七元鈔票,我當時問林君,林君卻不承認。原來是他家中的人,當我禱告的時候,私自夾在裏裡面的。我當時感謝真神,將他收下。那天晚上林守志君出去,帶了幾個女信徒,到大興棧來。就是陳馬利亞 詹真等,他們和我談道好久大受感動。以後他們向我商量說:“請張先生明天到安息會講道好嗎?”我答應他說:“極好啊!兄弟此來是專一為耶穌傳警告的,既有此機會兄弟就多多感謝真神了。”第二天他們帶我到安息會證道。講了一天的工夫,安息會牧師不肯接待我了。他們聽見牧師不肯接待就和我商量,請我到新洲 安息會,也聚會一天。那一天奉耶穌的名,醫治幾個病人。他們看見都受感動。因為新洲教會,也是屬於城裡安息會的。當時他們又和我商量請我到科貢鄉去。原來科貢鄉就是郭多馬長老的家鄉。大家就借着郭長老的家裡聚會。因他房屋寬大可容多人,並且距城不甚遠,僅有二十餘里;背山面水清淨異常。當時弟兄姊妹共有十人,日裡登山禱告晚上在家聚會。他們中雖有多數受感,但都想先得聖靈然後受洗。最有懷疑的就是郭多馬長老。他時常觀看,心裡想若有不對的地方,還可極力替他們挽回,免得都受迷惑。到第二天聖靈還沒降下,我和他們說:“你們諸位是從老會出來,你們要得耶穌救贖的恩典,必

須先奉耶穌名受洗，然後求聖靈方能得着。當時陳道生 馬利亞等五六人非常願意，決定第三天受洗。郭多馬長老聽見，以為我是引誘他們受洗的，就更加疑惑。他向其餘的眾弟兄說：“我們必須再與張長老辯道，不能含糊就信的。”雖然他心裡有懷疑卻不破壞別人要去受洗。那晚專一與我辯論的，就是郭多馬 錢亞伯，金復生等四五人。他們都是在安息日會多年的，對於聖經算為很熟練。當時他們極力向我辯問，我完全倚靠主耶穌的能力一一回答他。感謝主耶穌，那一夜的談論竟使郭多馬長老等都蒙聖靈開導他的心從此也情願受洗，也深信不疑了。第三天他們十二人一齊領洗了。當那夜開設聖餐，即蒙耶穌聖靈大降，有說靈言的、有身震動的、有痛哭哀號的、眾人大呼哈利路亞，讚美真神。他們得聖靈以後又立定志向，請我仍在科貢鄉郭長老那裡再開大會三天：並且遍貼廣告招人聽道。並述有醫病趕鬼的權能，果然廣告一貼就有多人由四處而來。其間有病因信得愈的更以榮耀歸主耶穌。證道三日，先後男女得靈洗說靈言的共二十二人。被聖靈感動的未計其數。足見主恩所至，無不勃然而興。開會至第三天，乃福州第二次施洗之期。當時施洗九十三人，內中有多人看見水變血色。那時外邦人參觀很多，美國 巴安樂先生也在其間。他看見很受感動。我們返會後，奉主耶穌聖名立長老三人執事七人。即時租定會址佈置一切，此乃福州 真耶穌教會之所由起的。蒙主施恩又揀選了莊馬太，便在城裡小王巷他的住宅，作為本會的會堂。又立黃提多為長老，莊馬太為執事。十一月二十日又開會三天，聽道的人極其擁擠。我講道時多是林西拉繙譯。當開會的時節有青年會許多學生來會恐嚇。並用惡言詬罵。我當時看他來勢兇猛即同林西拉退到樓上禱告。主有細聲對我說：“你且要安心，沒有一人能加害你的。”我祈禱完畢，聽見巴安樂先生在樓下說：“你們不要造次。我這數日來聽見張先生的證道，實在看出他所傳的是聖靈要道，你們千萬不可造次。”說着那些學生便住了口，不吵鬧了。閉會後，巴安樂先生也請我到他公理會講道。每天有數百人聚集。但因聽道的人多求聖靈的人少，因此第三天就閉

會了。以後有許多牧師定了日期,與我辯論。我乃根據聖經,一一答復他,大眾默然而散。但巴安樂先生對於聽道先前很是佩服,後因受各方面攔阻便漸漸不相信了;可惜得很。我以後又往新洲堅固金老家人的信心,並且立女執事三人幫助南邊以及新洲、科貢各教會事務。我常為之祝福求主大施恩典,賞賜他們權能,使他們名畫其職得以興旺真道。至十一月初旬,我回到小王巷本會高量一切應辦的事件,但見本會的人數又加增許多,長執靈胞都熱心事奉主,實在感謝主恩。

民國十三年(1924)正月建甌 汪以挪請我到他那裡佈道。當時陳道生執事與我同行。一路上匪徒搶劫亂兵交戰。我們在危險的路中只是不住的禱告。那天晚上到了水口地方。第二天碰着一位本會的靈胞,在軍警處當副官。他替我們雇了一隻民船送往延平。我們在延平不過到了各會證道,但因那裡無多工作,我們就步行到建甌 汪以挪家。我在建甌開會三天。因為每天下雨,聽道的人不多。第三天施洗八個人。當時有樟湖版 美以美會的張 蔡二位教師與我辯道好久。以後蒙主恩召,都在建甌一同受洗。且奉主名立為本會長老。即張約翰 蔡彼得二人。他們兩人又請我到他家鄉樟湖版。我到了那裡張約翰便和我商量說:“我這裡有一位營長乃貴省的人,請長老到那裡會見他請他保護我們,免得我們受土匪的劫奪。因為這裡有一個某教會的人,他在教會裡最有勢力他又是個土匪的頭目。我們若開會,他必招集匪徒前來殘害我們。不如先防備他豈不省事嗎?”我當時應許他和他同到營裡見了營長。並題起開會的情形請他保護的話。他也歡喜應承。到了第二天晚上營長親自來到約翰家催我作速離開那地。因為那個人,果然要加害我。因此第三天早上我與張約翰等乘他家裝載木頭的船駛回福州。我在福州共有六個月,轉為栽培各處的本會。以後看見各處的根基稍有穩固的,就返回湖南。預備開第二次全國大會。

## 第十五章 開第二次全國大會

民國十三年三月間我同張約翰 周提摩太由福州回到湖南長沙。四月中旬通函各省本會並預先印刷書報，預備開第二次全國大會。定期陰曆七月十七日起至二十六日止，開會十天。六月初書稿已成將行印刷。但因向保全驕傲不肯贊成。盛昌亮因向保全的不贊成，他也不肯贊成了。以致印刷書之舉延擱難行。至七月十七日開會，各省本會代表紛紛而來。向保全對於修定規章的事便在暗中破壞。十八日開會討論規章，方提議一二項，湘省代表辯駁不已。十九日上午才議妥一項。忽見向保全仆倒在地放聲大哭。湘人中有數人向我兇暴。我並不與計較只得極力的禱告我主，隨即散會。下午譚配得 周安得烈二人臨會不到。湘人勸譚到會。譚配得說：“若要我代表湘省，定須謹守秩序我才到會。”湘人都應許他，他就到會了。十日會畢諸事完妥，各省代表也先後回去了。茲將開會所經過的程序，和議決的事件，一一開列於下：

十七日開會先致歡迎會詞。大致謂各省代表今日非為名為利不計遠途而來，乃顯明諸君之熱心愛主，亦主之激動諸君以致諸君不得不來了。我希望以後各自按着良心，共圖我主美好的事。還有一層就是這次大會開在敞省，如招待不週之處，願諸君海涵為幸。各代表看見長沙靈胞的親愛，便次第起立答詞。大家都說感謝真神的鴻恩，與兄弟親愛的話。

十八日聚集，議定的條件(一)管理本會的規則七條(二)編教會歷史(三)設執事會。

十九日又繼續定 管理本會的規則十一條。教會開創的人，有照管之權，他人不得建造其根基之上。

二十日，又續議管理規則九條。其餘如本會准附設學校，教育本會子弟，又議定本會組織全部份，提醒本會長老執事，及靈胞應當如何盡職。

二十一日，議定傳道規則，分為口傳，書報傳兩種，大致提醒傳道之法則，及書報之辦法。

二十二日，議定司庫規則，全部份分收入支出兩種，並設立一律賬簿，提醒司庫者，應如何盡忠辦理。

二十三日，乃安息聖日，暫停議事。

二十四日，議定信徒遵守的規則，和靈恩聚會的秩序，以便全國本會遵循，一律辦法。

附記 年來各省本會大有聖靈的工作，恐怕一般莠劣之輩加入不知聖靈之威嚴，擅借本會的名義，以達其牢籠之目的。故此妥定規章並於八月初二日，由各省代表公推張巴拿巴長老，充任本會總管理之職。如有發生事件，由張長老干預於先，全國本會同為後盾，靠聖靈的權柄能力，使本會達到聖潔完全的地步。開會後過了幾日，我帶了黃以利亞(志信)，周安得烈(定安)二人前往攸縣 皇圖嶺開辦教會。主恩浩蕩，十日之內成立兩會。主顯權能，醫治癱腿能得伸直行走。那時哄動了這縣的人從此信者日日加多。我因事返省，留他兩人在皇圖嶺澆灌教會。我抵省後本會的規章和書報，已經印好。當時就分散各省本會了。

本會於數年來靠書報的宣傳收效甚大。所以南北各省凡通函邀請本會前往佈道的，大半都是靠書報作先鋒的。本會五月間又在長沙出了聖靈警告七千份，郵寄各省州縣各教會。一月之後各處來函不計其數。大都是問道和購書的、或者匯款捐助的、或者歡迎本會派人到那裏開辦教會的。當時即派幾個人出發長沙。弟兄周音全往湖北一帶。周安得烈同周以利亞往攸縣 皇圖嶺一帶。然諸位的出發或培善本會或開辦教會；但足跡所到都蒙我主祝福得以榮耀真神。

十月初三日我應江西之請，當時同長女靈真由長沙動身，經過漢口便在那裏開會三天。以後由漢口到了武昌，在武昌幾日即乘輪前往江西，先到吉安本會。當時看見靈胞的眾多。並

且周麗川長老全家也都蒙恩了。我心裏覺得快樂,不住的感謝神恩。

我在吉安過了一安息,便帶長女靈真步行到高塘墟本會。那天夜裏忽然聽見鎗聲大作,足有一日一夜方見停止。當時居民恐慌異常。原來那年的中國凡大市鎮都作軍閥的戰場。小鄉村都成匪徒的居所。一般人民痛苦難堪。我與長女靈真特蒙真神祝福,在墟會許多日未見一個亂兵和匪徒的攪擾,實在感謝神恩。我在高塘墟本會十日,仍回吉安。但吉安這時新會堂已經建成了,我再在那裏整頓一番,就來南昌了。

十二月廿八日在南昌定期開靈恩大會。當時先用廣告張貼。聚會三日就有五公會的人來堂駁道。他們羞惱成怒,就全體聳動官府使官府百般阻擋尋找把柄。後使南昌的本會暫停以致不能開會了。我那時日日憂傷天天禱主,求主鄰憫回復本會。第二年春間果然蒙主愛憐,又得正式開會。靈胞又比從前加多了。哈利路亞,感謝耶穌。

## 第十六章 福建各會的巡視(一)

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初五日,我帶了長女靈真由江西來到南京。因南京各處本會早有來信促我就道。但我因江西各處靈工發展,不得多住幾時。我一到南京,他們即趕速發出廣告特開全省大會。以後又再住多時培養各處本會,至五月十九日。我們來到上海又在上海定期七天,受靈洗水洗者,共七十七人。主顯神蹟奇事甚多。此時上海的本會根基稍有堅固了。當時又有檳榔路佈道團本會,請我到那裏開會十天。將佈道團名稱,改為真耶穌教會。男女信徒一百多人都奉耶穌的名受洗。以後大家都同心合意辦理教會。

六月間連接浙江 溫州來信催我前去佈道。我因他們確有追求我主真道的心我就不敢違拗他。即時搭輪前往。我在船上恰好過着一位本會靈胞在輪船上辦理事務。我來往的路費,都由他一人擔負。十八月登岸,潘周同許多人來到埠頭迎接,並帶了兩個腳夫預算挑行李。不料我一手夾着小包袱,一手牽着大女兒。他們看見都以為希奇。因為他們從前安息會牧師一到溫州,都是好幾個的腳夫和好幾輛的黃包車子到埠頭來迎接。但我們兩人衣服不甚好行李又不多。那時除了求真道的人之外,都是看為平常的。因為屬世人自有屬世的眼光,這是莫怪其然的。

我在溫州開會七天。當時預先印刷廣告,滿街張貼。開會的日期一到,城鄉各教會與外邦人都擁擠而來。但我那時因為語言不通,就請了一位安息會的教友,來會繙譯。當時蒙主施恩大顯神蹟,醫治許多病人。開會三天施洗九十九個人,得聖靈者五十多人。以後又施洗三十二人。我想溫州本會兄弟既多,並且又是初蒙恩時代,必先整頓母會,使有明白聖靈的要道,然後方能救人。所以每天與諸弟兄講解聖經的奧祕,指點聖靈的作用。在溫州計四十天,後因福州來信,擬開福建全省大會,催我前往赴會。因此我又辭了溫州,仍回上海。

七月二十一日我到了上海，又接到福州的信。議定八月廿一日開全省大會，並匯銀二十元以作盤費。但我又接到南京的信。為南京大局事務竟未完妥，我又趕快赴寧。直等到事務辦妥，於八月十四仍回上海，隨即乘輪往福州。

我到福州剛好他們舉行開全省大會。福州本會開創至今，將有兩年之久。全閩已有六十餘處本會，而各代表已紛紛前來與會了。開會七天靈工大震。各長老執事看見許多神蹟奇事，無一個不為主道努力進前。當時議定每年開兩次全省大會，又議決建築會堂，共捐出二千二百元以作建築費。大會畢。接續開長執會，舉郭多馬長老為全閩負責，擔任辦理支會事務。又舉二人巡視各處本會。當時又革除長老一名，男執事一名，女執事二名，共四名。當革職的時候，男女靈胞無不痛哭流涕，但事關重要不得不如此。現在略表其情形一可以作弟兄之鑑戒一可以杜絕魔鬼的工作。

被革職的長老執事，乃福州的許德丟，建甌的汪以諾，還有二位女執事。當初蒙恩的時候毫無靈界的閱歷，忽然受了魔鬼的誘惑，以為自己就是四活物了。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外傳道，使本會在古田各處受了許多的毀謗。但古田地方距福州省城約有三里餘里，平常的消息很不靈通。所以他們所行的事，省城本會完全不知道。等到發覺已是全省大會的時期了。但他們也出於不知不覺的行出這事來，等到我們題醒他們方才醒悟。可知人受魔鬼迷惑乃是出於人所不及料的，也是人所不願意做的。或者有人問說：“人受魔鬼的迷惑，固然是犯出不知不覺的罪來。但你們既受真神的靈便是屬靈的人了。既是屬靈的人能以參透万事，也會辨別諸靈，何以又受魔鬼的迷惑呢？況且作耶穌的門徒最要謹防的，就是魔鬼。最能傷害人之生命的也是魔鬼。你們這些屬靈的人，為何不能去參透他，去辨別他呢？”但是對於這一層的道理非屬靈的人不明白，非靈界有閱歷的人也不明白。保羅不是說：“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可知不再作小孩子，就不會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以致隨



從各樣的異端。倘若是作小孩子呢！就容易中詭計和受欺騙是無疑的。這地方說的小孩子，乃指靈性上的小孩子，並非關於肉體上的小孩。即非關於肉體上的小孩，可知無論多大歲數的人，一經蒙了耶穌的救贖，得了聖靈的重生，他那時候的靈性上心思上總是小孩子。即是小孩子，必須用許多靈奶喂養他，使他漸漸長大起來才成。這靈奶就是真理的道。可知初蒙恩的聖徒，若非靈性上，真道上，富有經驗和閱歷的人，漸漸的培養他不可。這樣看起來，那些初蒙恩的人，為甚麼緣故容易受魔鬼的欺騙呢？因為他們初蒙恩的時候，所得的憑據很大，然而他的心裏，也無限的歡喜。即有無限的歡喜，便不知節制。既不知節制，就生出好奇的心。既因好奇，魔鬼的混亂，便有機會了。當魔鬼混亂的時候他們也不知辨別他，只是一味的順從他。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魔鬼的工作也完了。這人的錯誤也做好了。這樣說來，那人既得聖靈又被魔靈利用，可不是聖靈敵不住魔靈嗎？這樣就大錯了。因為人信耶穌，耶穌就將他印上印，證明他是真神的兒女，並且用許多的異能向他顯現給他知道得天國基業的憑據。但那人若知節制，並且有閱歷和經驗，魔鬼雖然用種種方法試探他，他總不依從，既然如此，魔鬼必然沒有工作。像耶穌當初受聖靈充滿的時候魔鬼試探他，以後是不是魔鬼失了敗離開他呢？由此可知作耶穌的聖徒，凡貪恩的好奇的，無不落魔鬼的陷阱。凡分爭結黨的，也無不入魔鬼的網羅。倘落他的陷阱和入他的網羅，若長此不悟，他的肉體也大受虧損。如民國十三年湖南二次全國大會的時期，湖南有些弟兄公然結起黨來反抗大局。其中有不醒悟的弟兄，致使家產被火焚燒，或者身患暴病死亡，或者犯奸淫而跌倒的，這都是明顯的報應。

福建省開大會完了，即派多人出外傳道，或到各處澆灌本會。九月初七日我與郭長老由福州動身前往興化一帶巡視本會。初九日到了郊上村本會。在那裏吃了一餐飯隨時動身，前往涵江。原來郊上村的地方從前並無一人信過耶穌的道。各公會雖有意在那裏宣傳，究竟是沒有工作。但那時有一位靈胞，患肺癆吃大煙，眼睛又痛得利害。他想自己是沒有盼望了。但他

也是有些財產的人，所以親戚朋友和他的家族，非常的替他擔憂。有一天，他忽然聽見莆田城裏有真耶穌教會，能醫病趕鬼。他就心意想，我一生沒有聽過耶穌的道，我若信他，不知道能不能替我醫治。有一天，他在極困苦難當的時候便決心求主醫治。當時坐着轎子到莆田去，受洗以後果然病好，眼睛也好，鴉片也斷癮了。他非常的歡喜，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從前為他擔憂的親戚朋友和家族，大家看見都以為希奇。他也盡力為主作證。當時有莆田本會的執事肅士提反，也在陝上村辦公事，從此就在那裏開辦教會，施洗五十多人。主所顯的神蹟奇事，非常之多。我們這次來到這裏，他們很歡喜。但莆田本會開靈恩會的日期已到，所以不得逗留，只吃一餐飯就動身了。

我們到了涵江鎮本會，在徐西面執事家過了一夜。第二天初十日方才到了莆田本會。這日就是開靈恩大會的第一天。開會共七天，聽道受感者多人。當時受洗的人六十名。有一聖公會牧師聽道受感，定志受洗，後被西人攔阻。當本會施洗的那一日他竟被西人關在房裏，不能逃脫。有一自立會牧師兼任師範教員，他聽道受感一同領洗。當時全體的靈胞，被主的靈感動，決意建築會堂，並捐出洋銀兩千餘元，以作建築的費用。那七天的開會，大家都歡歡喜喜的讚美真神。

## 第十七章 福建各會的巡視(二)

民國十四年(1925)九月十八日,我們又同莆田本會男女執事數人前往仙遊縣。十九日到那裏。這地方本會的靈胞,多半是外邦人,因主屢次顯神蹟,大家都很有熱心。當時有個十二歲的孩童,被鬼附着。以後到開會完畢,即時痊愈,反激動他的父母,來歸我主。我們在此開會三天,大有聖靈的工作,哈利路亞,讚美耶穌。

我們又來到仙遊縣 鐘洋村本會。當時有本會弟兄鄭慕道,受了北京萬國更正教 魏以撒的迷惑。他就發生了種種的錯謬。我們當時曾勸告他,他終不回頭。我們恐怕他毒根蔓延,貽害全體,當時特開臨時長執會把他驅逐出會,以免留魔鬼的地步。

原來魏以撒,因他父親於民國八年冬死後,他便繼續開辦萬國更正教,仍舊混亂本會。時常寫信到各處本會,或者隨我背後到了本會,聲言本(本)會是和萬國更正教合辦的。究竟他用種種方法混亂本會的手段,以迷惑眾弟兄,得便從中取利。到民國十四年冬,因本會靈胞受其迷惑,順便印行儆醒報,以勸告屬靈的眾弟兄。當一得儆醒,毋受其害,茲將儆醒報的內容,摘其要者,抄錄於下:

- (一) 萬國更正教,名何其大乎,發起之者,魏保羅是也,若按字義而論斷之,殊屬一種空名稱,無一點之價值可取。民國六年時,其所以將此五字,頂在真耶穌教會者,特以人意亂神意,人工奪神工也。因民國元年,神分明命張巴拿巴,創設真耶穌教會,除此以外,未有賜下別名,使世人可以靠着得救。現在魚目混不得珠來了,況且麥長而稗亦現,拔之不為害,各省靈胞,其認真乎!.....但魏保羅居心不正,妄自稱大,致撒但迷惑其心,發生種種錯誤,貽害良多,雖然越二年而死,可惜其毒根猶存,為發一句五年內必再來的虛言,使多人,傾家蕩產,而入耶派之險途。(他曾

改姓耶，其子以撒亦孽種也，違異好高，蹈先人之覆轍，貪名逸取，啟巧僕之危機。

(二) 萬國更正教總首領，未定其姓氏也，忽而姓耶，忽而姓魏，查其奸滑處，不難而知，前之改魏姓耶者，為共產計，為取利計，當時適足以破產，誤人不淺，役之改耶姓魏者，為畏罪計，為求名計，而今反見有罪，害已尤深。宜乎魏保羅死猶於利，猶不得利；耶以撒求於名，受不得名。不然半偽半真，鬼神奚辨；一耶一魏父子何分。

不料傲醒報一出，不但本會屬靈的弟兄，傲醒仿備，連萬國更正教的名稱和教會，不久也就完全銷（消）滅了。可見魔鬼的工作，也有個時機。他的詭計，一經敗露，必自然銷（消）滅的。但屬靈的人，必須經此磨煉，方能幫助靈性的增進，得以完全，正如雅各說：“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由此可知魔鬼的居心雖是破壞屬靈的人。但屬靈的人，行事為人，若不留他的地步，一味的忍受他熬煉，始終反能成全屬靈人的完備。又且顯出真神的大權能，這是確實的憑據，願我弟兄，當謹慎保守自己，等候主耶穌再來的日子。阿們。

民國十四年九月廿七日，我們由仙遊縣 鐘洋村又來到涵江本會。該地各執事早已印刷廣告，向各處張貼。當時嚇慌了老會牧師，他們就設法抵抗。召集了老會教友，毀謗本會乃是催眠術大家。凡有錢財的人一經信他，必受其欺哄。當時因他的毀謗，信以為真的不乏其人。所以當開會的那幾日，聽道的人也因此少了。二十九日我們告辭了那裏，便回到福州 南臺。當時南臺的新會堂，已經告成，特開兩天大會，受洗者數十人，教會從此又興旺起來了。哈利路亞，感謝真神。

十月十五日我同郭多馬、蔡彼得、林道生幾位長執，由洪山橋搭船半夜到淮安；天亮到洞口本會。早飯後隨時起行，經過竹崎 白沙地方。下午又乘輪至閩清口。十七日到水口，住在金鐘潭本會。眾靈胞看見我們一到，更加歡喜。因為數日前有軍

人來住在會堂裏，當時他們心裏非常不安。又且不便叫他們出去。我們一到他才放心，預算我們總會設法。但我們也是束手無策，只得懇求上主，願主幫助。不數日之後，他便忽然搬去了，大家便可安心聚會了。次日我們到黃田本會，在此開會三天，並與各長執商議會務一切的進行。

二十二日下午到雙坑本會。在那裏又開會三天，無奈屬靈的教會多被老會逼迫。因為他們看見本會日見興旺；他們覺得日見衰弱；因此時常前來壓迫。當開會的時期，他們的逼迫更加利害。開會的第二天，忽然聽見那些人，卻被官兵捉去，其餘都逃散了。原來他們雖然信道，其實就是匪徒，常常行劫人的。從此雙坑的本會又得平安了，實在感謝主恩。開會畢，我們又同往彼得長老家休息了。

二十六日我們到尤溪 十七都 湖頭鄉開會三天。二十九日又到樟湖坡聚會兩天。但這兩處的本會，若照人的意思，要成立教會，乃萬分的艱難。當這時候的反對派接踵而來，天天的吵鬧。這反對派就是老會的信者，他們蹂躪本會已至極點了。但神恩浩蕩，使人人都甘心在真道上受逼迫，不願在世俗裏得平安，這都是真神感化之功所使然的。哈利路亞，感謝神恩。

十一月初二日，我們同到溪洋，保福，下莊，山洋坑，上朱，牛角籠各處本會，但所到之處，都蒙真神祝福，得以平安。初八日下午，我們才來到古田縣本會，開會三日。以後又接續開執事會，因為該縣所設立的本會，共有四處，但因他們辦事不肯盡力，所以暫時停止男女執事二十二人。留蔡彼得和鄭永生二位，在此照管。當時有山洋坑本會謝得恩執事被土匪捉去，會眾非常不安，每日為他迫切的祈禱。數日間他平平安安的逃了日來，毫無費事，感謝主恩。又谷口本會靈胞鄭時城君，他的兒子年方十二歲，在美華學校肄業。當六月放暑假回家，到了水口地方，也被匪徒捉去，匿在山中共有三十九天之久。他的父母每天上山痛哭流淚的祈禱，求耶穌幫助使他的兒子回來。那孩子在賊窩裏，卻感動了兩個匪徒。他們看見小孩子的可憐，便覺得自己做強盜的錯處，從此就生出了棄邪歸正的心；忽在夜間便偷帶了孩

子歸家。鄭時城夫婦看見兒子日來，非常歡喜，那兩人的槍械，也情願繳給軍隊了。這明顯是真神感化他所出來的，哈利路亞，感謝耶穌。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們回到福州 井關外，秀山本會開會。十二月初一日到長樂 梅花村本會，又在那裏開會三天。初四日我同各位長執，又回到福省本會了。計算所經過的路程共約一千幾百里，一路上都蒙真神祝福得以平安，阿們。

十二月初五日，我與郭多馬長老等人，由福省搭輪往廈門去。初七日到了鼓浪嶼本會。當時會見臺灣 黃以利沙長老，同黃醒民執事，他們知道我們要赴廈門佈道，所以特意從漳州來此，預算迎接我們到漳州開靈恩會的，原來黃以利沙長老，於民國十四年春，來到漳州，預算在那裏經營事業，從本年冬他得了真道以後，便決心為主作工。他當時即先遣眷回臺，自己仍在漳州等候我們的。但我們當時雖係初次的見面，但是一靈所生，覺得非常親熱。在那裏先開會三天，方才搭輪赴漳。據漳州本會的長執靈胞，多半是臺灣人，寄居於此地。我們定於十八日起，開會三天，近處則發單張，遠處則登報紙，聲明本會，傳道宗旨。開會時期，聽道的人極為擁擠，大眾很受感動。第二天晚上，老會用各樣的法子前來試探。我們當時靠主的權柄，放膽面斥之，他們失敗而退。後有安息會傳道士李某與各會串通，使倫敦會，長老會的牧師，前來辯道。他大意說：“假先知亦能行神蹟奇事。”他證明本會就是假先知，但辯論的題目太多，不能備載。當時光全靠真神的大權能得勝之，使他煩惱而回。阿利路亞，阿門。

## 第十八章 臺灣的工作(一)

民國十五年正月初二日，我們到石碼地方，宣傳真道。凡羨慕靈恩者，都得受聖靈。迨至初八日仍往鼓浪嶼，與會眾磋商。因為黃以利沙長老與鼓浪嶼 吳約翰長老(臺灣人)欲請我同到臺灣佈道。當時商量定了，即於正月十九日，由廈門搭日本輪船向臺灣開往。同行者，中國方面有我和郭多馬長老，高路加執事和陳元謙執事。臺灣方面有黃以利沙長老，吳約翰長老，王耶利米執事和黃醒民執事等，共八個人。

二十日平平安安的到了臺灣的基隆。晚上搭車到臺灣的首府臺北，宿在鵬遊館。二十一日上午黃長老帶領和郭長老，訪問統督府，對他聲明我們來此，是要宣傳真耶穌教會的道理。並說本會的由來。他回答說：“本來在憲法上，信教是自由的。若沒有違背國家的法律，雖是官廳也不能干涉的。況且你們又是傳道教人為善，有盡於世道人心的事，我們應當盡力保護之責。但貴會是初到臺灣，一般的人還未明白你們的宗旨，請你們小心些不惹人誤會。”我們便謝謝他的好意，就告別回來了。當時我們就預備明日到黃長老家里去。

二十二日上午九時，我們搭急行車動身，下午五時到黃長老家里。我們到車站時，就有黃長老的親戚和眾靈胞前來歡迎。因為線西地方，一經黃長老的家眷回來，他的尊翁便在本地作見証。當時就有許多人受洗。所於今天來迎接的人，覺得更加親熱了。但吳約翰長老和高路加執事，便在彰化的車站分開向臺南去。黃醒民執事與王耶利米執事，也分開各在彰化和清水方面傳道。二十三日，在黃長老家里聚會，聽道的人很多，求道的人也不少。

二十四日我們到塭仔地方開佈道會，當時聽道的人，約有兩百多。這一天算是到臺灣頭一次的開會，所以官廳也有五六人前來聽道。他們聽着都很贊成。二十五日在線西公學校里開會，聽道的共有四百多人。還有一位是和美的警察都長，聽了很受感動。他請我們隔天到他那個地方開會。其他受感動的人也

不少。二十六日到和美開會，在車站里碰着黃醒民和王耶利米，他們正要到黃長老家裏，他們便請我同去。當開會的時候，聽眾約有四百人，我們便輪流證道。有的說：“他們這樣願意獻身的受勞苦，實在是真傳道，與向來的教會大不相同的。”他們互相評論，歸榮耀與真神。

二十七日在黃長老家請施洗共六十二人，那一天又正式成立本會，並立長老執事。二十八日又在那裏聚會，這日受聖靈的一人。二十九日安息日，並在那裏聚會講道，但聽道的人數很多，那廳堂幾無立腳之地。

二月初一日我們同到漳化，在醒民家裏用過午餐，下午乘急行車前往臺南，晚上到了那裏，便宿在群英旅館。黃長老即時打電話要招呼吳約翰長老商量進行的辦法，他的店員回答說：“他和高執事到牛挑灣地佈道還沒四家。”黃長老並託他寫信請他回來。

二月初二日，在旅館裏講道給幾個老會的人聽。下午吳長老，高執事都回家了，他們報告在牛挑灣佈道的消息，並說那裏有三十多人，願意受洗。當時商量，分為兩班工作，一班到牛挑灣給他們施洗，一班在臺南工作。會眾議決，留郭長老，黃長老，王執事在臺南，我即與吳長老高執事陳執事，同到牛挑灣施洗和佈道。

二月初三日黃長老帶我們到臺南州廳，訪問州知事。他歡喜喜的站起來對我們說：“今天勞作三位的駕了！”黃長老便告訴他說：“這日我們到臺南來，是要傳真耶穌教會的道理，所以特來稟告閣下的。”他回答說：“謝謝你們的勞苦，對於真道的宣傳，我是最歡迎的。”說畢，我們就告辭出來了。下午留他幾位在旅館，我們便搭車往牛挑灣去。在那裏開會二天，施洗三十餘人。當時有幾位受聖靈的，老會看見很怕，即時派牧師傳道五六人管束他們的信徒，並到處毀謗。他們看了受聖靈的人說是狂癲的。

初八日，我們四個人仍回臺南。那天晚上恰好長老會的英人牧師劉忠堅，和十幾個人到旅館來聽道。散會後，劉先生說：



“我們今天特來要聽你們的道理，請將你們的要道說給我們聽罷！”我當時便將聖靈的要道根據聖經一一的指證出來生訴他們。劉先生聽完了，便問方言是什麼？我疾向他說：“方言就是一種靈言，不是世上的言語，是我們的靈對真神說的言語，所以人不能聽得出來的，然而在心靈上，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這是人得了聖靈以後才有這樣恩賜。”我當時引哥林多十四章第二節以下說明方言的意義給他們聽。還有在五旬節聖靈大降臨的時候，彼得和其他的門徒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天國的話就是方言。那裏有敬虔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往耶路撒冷。眾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希奇驚訝。這是門徒用方言講道，開眾人的耳朵，使眾人會聽他們所講的話。使徒是用一樣的方言，並不是用各人的鄉談來說給各人聽的。所以不會聽的就說他是新酒灌滿了。劉先生聽了就说：“這方言我已明白了，請你再把聖靈的道理講給我聽罷！”我又向他說：“人要得聖靈纔有憑據，如以弗所一章十三，十四節，保羅說：“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又在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節，耶穌親口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看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於是凡信耶穌的必要領受聖靈，聖靈會引導我們明白真理，有力量可以拒絕世上的罪惡。現在正是晚雨聖靈降臨，大家要乘此好機會領受聖靈。我們來就是傳這聖靈的要道，使人趕快領受聖靈，纔免耶穌復臨時向眾人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據聖經考查起來，耶穌復臨之期已近了，人若不受聖靈，雖是信主多年，必終歸於落空。以致受永遠的痛苦，豈不可惜嗎？我們是要叫信道的人，凡沒有受過聖靈的，引導他們迫切懇求聖靈，聖靈一到，萬事就會覺悟，不是要爭奪信徒，是要叫人達到真正得救的地步。”劉先生答道：“得聖靈實在是要緊的。我們因為沒有盡忠於主，所以還沒有受聖

靈。以後我們要迫切求聖靈才是。耶穌復臨的事，我們也曉得他因為看見猶太人要復國就知道時期是近了。”我們和劉先生談了很久，他們才回去。

二月初九日黃長老向文化講座交涉，要借那個地方開會演講。商量好了，便決定在十，十一，開會兩天。當時派人張貼廣告，並分送郭長老在臺南所作的聖靈要道。下午有個老婦人，到旅館來，歡歡喜喜地向我們說：“他的兒子已經好了，感謝耶穌的恩典。”原來這老婦人的兒子被鬼附着，從前經過許多醫生疹治和老會的牧師祈禱，全無見效。當我們到牛挑灣佈道的那幾天，他到旅館來，請郭 黃兩位長老等替他禱告，鬼就出去了。這少年人也平安了。阿利路亞，榮耀歸於真神，阿們。

初十，十一兩日，我們在臺南開會兩天，聽眾大部份是老會信者。十三日我們由臺南搭車回到彰化，陳元謙，王耶利米兩位執事留在彰化，我們便回到黃長老家裏。十七，十八兩日，在彰化文化座講道，聽道很多受感的也不少。二十日我們同人等，便來到臺中，預算在那裏開會。因為這地方正在開共進會，來往的人很多，非常混雜，因此就中止了。

二十一日，上午到清水地方宿在蔡淵崙君家，那天晚上在蔡敏庭君家講道，二十二，二十三兩天，都在蔡介和君家講道。聽道的人都是老會信者居多。當時有一位英國人女傳道，他因為聽見我們不日要到清水，所以特來看顧他們的會友，恐怕他們來聽本會的真道。那些無知的信徒，也就順他不敢來了；但是知識稍高有自由判斷的人，不聽他的話，而特來聽的也是不少的。二十四日，在林繪君家附近施洗十一人。那天接到南京本會來信，催促我們回國，因為開神學會的時間很迫，必須從早料理一切事宜。因此，便告辭他們，二十五日便搭車到臺北，仍宿在鵬遊館，我們又在臺北文化講座開宣道會兩天，這一次的開會，雖然下雨聽道的人卻很熱心，每夜五六百人聚集，受感的人不少，阿利路亞，榮耀真神。

三月初一日,我和郭長老,高路加,陳元謙,王耶利米三位執事,由臺北搭車到基隆,從基隆搭開城丸回國,當時黃長老,送到基隆船上,與我們分別。

我們一行,這次在臺灣的工作,雖越時不久,也設立了三個教會,施洗了百餘靈胞,撒出真理的良種,提醒了臺灣的基督教界;可知此後之長成繁殖,正無可限量的。阿利路亞,感謝我主耶穌,阿們。

## 第十九章 創辦神學會(附三次大會與總部成立)

民國十五年(1926)三月初一日,我們一行由臺灣的基隆與黃長老分別以後,船即開往廈門。初二日,到鼓浪嶼本會。郭長老與高路加執事搭輪歸閩,王耶利米與陳元謙兩執事,又乘輪歸漳,據黃執事回漳。因為和張撒迦執事(臺灣人)要一同赴寧助理教務。不數日他們兩人,都帶了家眷和我的長女靈真,一同來到鼓浪嶼本會。三月中旬,我們一行都搭輪前往南京。我們一到南京,便料理一切事務,預備開辦神學會。經過二十餘天,郭多馬長老和高路加、錢亞伯兩執事由閩來寧。四月初黃以利沙長老也來了。當時在南京的虎踞關,租了一所房子,為開神學之用。那幾日各省的長執靈胞,來與會者紛紛而至。當時又開長執會議,磋商開辦神學的程序,規定簡章和課程,於四月二十日開課。那三個月之間,凡來與會的弟兄,個個都有自治的程度,並自養的精神。每日晨起即祈禱讀經,夜間部聚會拜神,日間即按課程的規定議經講道,得以闡明真理。雖然淡羹糲飯,亦快樂無窮的。眾弟兄都存捨己救人的心,因此即相親相愛協力同心,多求聖靈的恩賜,得以推廣真道的宣傳。

三個月第一期神學會完畢,接連定於七月初十日(陽曆八月十七日)開第三次大會。會場即設在南京北三區虎踞關本會。與會的代表,由全國和臺灣選派來的計四十二名。但因國內戰事交通杜絕,未能來會的人很多。這次與會的代表,都經跋涉的艱難,乃為主道起見,樂意來會,表示同心。我深知名地代表的勞頓,於第一日上午開會,講論一篇上主的教訓,為開會之詞。繼而歡迎各代表,慰勞他們的辛苦,至十一時散會。

第二日開會議事,各代表公推我為大會主席。繼而審議規章的草案,第三日繼續討論草案的審定,下午四時告終。

第四日將所修定時草案,貼在會場,使名代表預先閱過,後入正式裁決之,請郭長老逐條說明其理由,我便逐條問代表裁決之,以舉手為讚成之表號,規章計四十條,於是遂宣告規章的全部成立。

本會從此照新規章第十四條，應推選總員（負）責。由郭多馬老提議，選我充之，各代表舉手贊成。隨即促我就職，但我為主作工，未敢推辭，即向眾人承認就職了。當時從推薦負責六人，乃郭多馬、黃以利沙、譚配得、羅喜全、高路加、張撒迦等六人。

當時又提議南京設立總部，為各本會的總會，聯絡各國各地本會之肢體，以作屬靈統一之辦法。各國各地設立支部，以管理各地的本會，以上受指揮於總部使上下互相聯絡，當時各省的代表都舉手贊成，所以總部也由此成立了。

開大會的手續完畢，第二天適值安息日，早日照相作為記念。上午十時聚會，當時奉主名立執事四名，南昌 汪娜弗，臺灣 張撒迦，王以欄，蔡約珥。下午開聖餐，於是赴會的代表，以及神學會的會員，均各歸里，蒙主鴻恩均得平安。哈利路亞，阿們。

開第三次大會以後，黃以利沙長老即回臺灣，預備開全臺大會。郭多馬長老，高路加執事，遄回福州，為開全閩大會。譚配得執事回湘省，神學員也回長沙，預備派人巡行湘省各地，振興教會；我與張撒迦，羅喜全兩執事住在金陵，辦理總部及聖靈報社的事。

## 第二十章 湘會受逼迫(附總部遷移)

民國十五年(1926)五月在南京開全國神學會。既畢隨即通信各省,開全國大會十天。本會各處代表,約有四五十人。每日祈禱不輟,未事之先,請問真神,而後討論規章,此乃環球真耶穌教會之定例,亦為統一之辦法,業已蒙主成全矣。不料竟有意外之事,為因湘省本會,驟然遭遇共產之窘迫。於是十一月旋於長沙,路經漢口,在本會住了三天。見城市中風聲緊急,所有各老會,一齊排斥,是以次日登船回長沙本會。晚上聚集,大家無不欣喜。次日開執事會議,當進行之事,長沙民報,日日登載打倒基督教會。因時局不靖,故三月間,持開全湘聯絡大會,堅固軟弱靈胞之信心。正籌劃間,忽為老會人控告。各處代表百有餘名,共定細則。開會之際,聖靈大降,老會大懼,由是登報以四大罪,妄加於本會。(一)誣詔本會為白蓮教之變相?(二)抵制餘孽之大本營,(三)擾亂北伐後方之機關,(四)招呼土豪劣紳之聚會地。藉此妄言稟請政府在根本上剷除本會。況且湘省各機關經已通過十三次議案。但我們仍照常開會。窘迫雖大,但主恩亦大。各處代表並不分散。大會完畢過三日,共產機關即派衛戍司令部並公安局長,率領衛隊到來本會。捉拿譚配得、馬文彬、王廣全、巴拿巴四人。拘留公安局,一月有餘。原告人自知理虧即暗中派人來講和,稱說若送他六百元,即可消案等語。本會執事以為此案非常重要,不從之,則四人性命休也矣。遂慨然允諾,立即以六百元相送,有收條為據。不料此案重大,老會之原告人等,雖是共產黨員,亦不能作主,是以不能消案。我們四人,仍要囚在監獄中。傳聞陽曆六月一號施行死刑。我們聞之以為必死矣。人穹則呼天父,一連三日祈禱不輟。日夜如此愈急愈禱。到第五天,蒙神啟示曰:“放心勿懼,汝頭上之一髮,亦不損失。”由是我心大得安慰。但次日,羅喜全執事到來報信云:“民報登載誣捏本會,左道惑眾魑魅魍魎,藉教斂財,務須收回教堂文契。並把巴拿巴等,送到法院依法處治。”我聞此言,心中憂慮。對於昨日之啟示半信半疑。幸有本會執事,屢向

政府交涉。但政府仍要執行死刑，過堂法官叫我，站在臺前，謂我曰：“汝所傳之道，不是正道。”我請法官容我分訴。法官曰：“可。”我云：“本會在湘約有八年之久，各處本會教堂，從無不法之事。原告與被告，並未對質，是非未明，便把我們四人，拘留獄中，試問這樣辦法，合民國法律否？”法官說：“當此亂世，暫且從權。”我說，外人教會，政府尚且保護，為何本國教會反遭窘迫？”法官說：“因你的道，不同老會的道。”我放膽直言：“我們本會的道確是真道，外國教會傳來中國者，有壹百二十五種名稱，其教堂約有六千七百之多。曾於民國十二年在上海開全球基督教協進大會，各國赴會之代表，約一千二百名，本人亦在其中。當時他們會和我辯論，皆不能取勝。我遂向外國人收回教權，此事有書報為憑，並非虛空的妄言，為何你說我的道不是正道呢？”法官無言可答，繼而言曰：“按法律言，汝輩無罪。”又曰：“汝可上控，以消此案。”不料次日政府登出批示，稱說若上控則拿辦，決不寬貸等語。我們見此批示，幾乎絕望。心目中無可倚靠，惟有倚靠真神向真神禱告而已。是夜又得啟示曰：“三天之內，汝必出監。”雖有啟示，我亦不敢宣佈。次日，忽然有人來報說：“今晚不可睡覺，將有大軍到來。”我以此言告訴（訴）同伴，同伴不信以為戲言。

但我既有啟示又有佳音，遂深信不疑，心中大得安慰。我們在獄中共四十七天，生死之關在乎明日。是夜十二點鐘，忽有鎗聲四起砲聲隆隆，監獄中大亂。眾人以石穿牆意欲逃跑，殊不知看監者有十餘名，手執快鎗利刀，緊守監門，是以無法逃走。詰朝八點鐘，何進部下許克祥之大兵直進，攻破監門。於是監獄中人各自逃生。我之啟示，已應驗矣。昔日保羅舟中遇險，卒能拯救二百七十六人，我們亦是如此，在獄拯救千餘人矣。

## 第二十一章 出獄後之苦況

民國十六年(1917) (1927) 五月廿五日, 即欲赴寧, 欲乘火車而未能。為因軍事太急不准搭客, 附輪而無輪, 於是逗留多日。迨後聞說, 凡出獄者必須報案。我蒙主指示, 即夜附船至漢口。六月初二到漢口本會聚集幾天。因怕共產黨, 故不敢出外遊行。蓋共產黨通告嚴緝巴拿巴。初四日有一老會牧師, 到來和我談話, 問我曰: “貴會之巴拿巴汝認識否? 他現在如何? 料必無再生之日矣。”我聞此言未敢答覆。以後本會之余保羅執事對我說: “你不如快到南京罷。”適有日本 大阪輪船, 明天開行往上海, 然搭客買船票必須蓋印且署名, 又要擔保。我當時署名張殿舉而不署名巴拿巴。信心軟弱怕人故。登輪以後, 驗查甚嚴。一到南京又有危險共產和反共兩相戰爭, 由外來者難以入城。幸有熟識者纔可到總本部。本會各人喜出望外。不意次日我即大病, 全身發熱幾乎要死。斯時上海本會之李小姐差人來請我到上海相見面, 不料不能如願。因我未到之前, 他已去世矣。我一到上海本會, 即有多人受洗, 厥後疊接北京來函。於是我於七月偕孫竹林執事同往北京。開會七天, 遍貼廣告。於是求真道者甚多。北京老會大為震驚, 每日和我戰爭, 皆不能取勝。由是聖靈大降, 本會大大興旺了。受靈洗者, 日日加多。八月初四日, 我與孫彼得同往天津, 寓樂賓旅館。初九日萬國更正教之楊摩西和載大同到來商議聯合之事。我們因為神學會之日期將至, 遂同上海斯時國內戰爭猶未止息, 水陸不通。是以赴神學者只有數十人而已。既因交通不便, 於是通告各處, 徵求意見。各處覆函, 贊成來京總本部遷移上海者, 十有八九。於是決意遷移上海。此種大事尚未辦妥, 忽然南洋本會來函, 稱說近來有人, 到來南洋, 反對規章破壞大局。適值吳雅各靈胞由星加坡到上海, 報告一切。我於九月初五同他南下。至於總本會之大事, 則有郭多馬長老, 黃以利沙長老, 張撒迦執事各人維持。



## 第二十二章 南下之苦況

民國十六年九月初五日，我同吳雅各靈胞，由上海乘船往汕頭。初八抵岸又與共產派相遇，心中恐懼，惟有切禱，求神保佑。翌晨起來，則共產派黨奔跑淨盡，不遺一人。初九下午我們乘車往潮州，半路中途，車要運兵，於是轉車。是晚到潮州，寓旅館，聞說共產黨派剛才失敗，退出此地。適值潮州有船往大埔，我們上船。其中兵士甚多，到了三河壩方知是土匪之船。幸有兵士在內，故土匪不敢加害，是亦真神暗中保護。由三河壩到湖寮，路途遙遠，言語不通，艱難異常。既到雅各家中，其母非常喜歡，格外優待。是晚聚集大得平安。翌日長老會到來聽道，我們為主作證，他們接受本會真道者不少。我們得意洋洋之時，驟聞廣州大軍到湖寮。我在街上偶遇共產之官長，他疾言厲色，大聲問我曰：“你在這裏做什麼？”答曰：“傳道。”問：“傳什麼道？”答：“傳耶穌的道。”他說：“不知道我要打倒基督教麼？你為什麼要做帝王主義的走狗呢？”他問：“你是巴拿巴麼？”我是驚弓的鳥，一聞此言，戰戰兢兢。此乃信心薄弱之鐵證。斯時只有默禱，求神保佑而已。正在默禱之時，他遂不顧而去。我在湖寮舉眼一望，牆上標言無異兩湖，由是回憶昔日在湘既脫險，今日在粵又遇險。左思右想，如何是好呢？舉目無親別無可靠，惟有倚靠真神。懇求真神暗中保佑而已。九月十七來求洗者，共有七人。九月十九辭別雅各，而與他的子姪家人在三河壩附商船到汕頭。路經潮州。廿一抵岸先到潮州 長老會，為真道作證，多人領受真道。他們要求開會數天，但我同伴不明真神旨意，不允所求，而要回汕頭。我無奈何一，亦要同返汕頭。我們一下船，即有土匪四十餘人，奔入船中搶掠一空。我們的行李亦被搶去。我們受此試煉，方知真神旨意必須順從。既到汕頭，即寓新新棧，斯時囊空如洗，欲往南洋而未能。於是先到汕頭 浸禮會和羅錫嘏牧師商議，曰：“我願幫助貴會進行，你願意否？”他問：“你屬何會？”答：“我不分會。”問：“誰派爾來？”答：“我是自由傳道的。”他聞此言歡喜接納。是晚開會請我

講道。大眾非常歡喜，大受感動。且定日期開聯絡大會，遍貼廣告稱山東 張殿舉，由滬來此專傳末世救恩等語。開會兩日，四方到來聽道者甚多。適有從上海到汕頭者說張殿舉即巴拿巴之別名。遂散會，當時有百餘人仍要請我講道，其中受聖靈者不少。忽聞有元慶輪船往南洋。遂領護照乘船來南。汕頭女徒贈送路費，共數十元。哈利路亞，感謝耶穌。

## 第二十三章 赴南洋記

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由汕頭抵星洲，寓本會。領洗者十餘人。十月廿五由星加坡到吉隆坡，會眾歡迎。且有女徒名愛主者送我卅元以做衣服，因聞人言我的行李被賊搶去之故。我以為總本部缺乏費用尤甚，我於是托張 濫兩執事，以此款（款）寄去上海總本部。怡保本會執事靈胞，愛主之心非常充足，屢次來電催我前往。是以十一月廿七到怡保。本會執事靈胞，預備電車到火車頭，並在吳執事之英園內開歡迎茶會。茶話既畢，公眾議決於十二月四號開正式成立大會。掛牌以後攝影記念，男女信徒約百餘人。公眾又議決在萬景臺影戲院開靈恩大會三天，地方寬闊，機會頗佳。既報末日警告，又傳救世福音。怡保此次，求水洗者共二十餘人。受靈洗者亦復不少。英富長子吳壽福靈胞，忽為聖靈所感願獻千元，寄去上海總本部，幫助本會書報進行。哈利路亞，榮耀歸於真神。

十二月初七自怡保返吉隆坡。在本會住三天，商議本會進行之大事。初十自吉隆坡返星加坡，彼此磋商南洋本會統一的辦法。又租大屋開靈恩會共廿五天。大屋月租伍百元。由此觀之星洲本會為主之事，可謂盡心盡意矣。在那大屋開會之時，忽有本處華民政務司來函，內稱仰於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時到署等語。屆本會陳安得烈執事往見華民政務司，藉悉由本會革出之胡腓力擅往新福州，冒稱本會之名，以傳假道。被該地政府拿獲，遞解出境事。以後又查悉胡氏在實吊遠藉教斂財，種種不法之事，連累本會不少。一波既平，一波又起；老會多人齊來大屋，無理取鬧。以我觀之是亦小事耳，最令人疾首痛心者，莫如不同心之人，暗中反對。教會前途不堪設想。竊思本會將興必有魔來攔阻前程。我在星洲大屋，日夜為此傷心。二人不同心，豈能同行，無奈言語不通，實為無法。於是流淚禱告，遂得啟示，因知南洋工作十分重大，天上真神已預備人幫助。我心聞之稍得安慰。對於此次啟示永矢不忘，且看救主如何成全。二十二日另有默示，其中隱祕難以述說。厥後星洲本會靈工大作，受洗者不過十

餘人。本會根基穩固，我心亦得喜樂。正月初五日，由星洲附船到檳榔嶼。在客棧中電達怡保。隨得怡保回電歡迎。乃於下午七點乘車至怡保。次日車站熱心聖徒，約計五十餘人來迎。惟有李伯煥監督全家更加親愛。我與溫約翰執事在其家居住。腓比執事與其妹妹，優待更加愛厚。待初十日實吊遠本會來人商請，大家預備在該處開三天靈恩大會。如是印刷廣告散佈各處。待開會日期已至，來人甚多，會場細草為氈樹本為幔。天父早已為今日，開會之所，預定其美意。大會完畢，即返回怡保。十七日又復檳榔嶼作開堂佈道。但該處會堂尚未修理完竣，亦不便招人聚集，不過每日當晚祈禱拜神，有二十餘人之數。正月十九日到吉隆坡視察本會。想此來南磋商收統一之辦法，不料福州來人顛倒是非，從中破壞。於是我之希望，如海中泡影大失所望。我次日乘車至星加坡，在本會聚集數日。主恩浩大靈工甚多，會眾深願我到山打根本會，再共商大計。次日忽有怡保匯欸來，以作路費。我定志與黃長老以利沙並行路到雅比、古塔、到山打根面見李錫齡。同聚數日，又乘輻至小呂宋，後至香港。

但我在吉隆坡時，便想回滬赴第四次全國大會。當即通知各本會，並辭別諸長老執事靈胞們。二月末忽接到怡保 吳該猶執事匯來洋銀一百五十元，以作用費。我又電達山打根本會，請他代買船票，並查探船期。三月十五日，我同黃保羅長老由新加坡乘輪前往山打根。一路蒙主庇佑均得平安。到時即住在本會共有兩安息之久。與本會李錫齡君談論靈界的閱歷以及書中之奧祕。晚間聚會約有百餘人。眾靈胞之熱心，弟兄之間的彼此相愛，實使感謝真神的鴻恩不盡了。

上海市第四次全體大會在即，便於三月末辭別眾弟兄，由山打根乘輪回國。航路經過菲律賓，暫停一天。以後回香港的怡豐客棧。在那裡逗留三天，為主作證。以後再搭輪回上海。本會的各位長執靈胞，個個的非常歡喜，感謝主耶穌，阿們。

## 第二十四章 四次大會(附閩 粵的工作)

民國十七年五月四號至十三號，乃本會第四次全體大會開幕之期。各省本會以及日本、臺灣、南洋各本省出席代表者，雖被戰事所阻尚有三十八人赴會。哈利路亞，感謝真神。

當開會的第一日，總部各長執報告會務，以及各代表報告事項。第二日安息日休會。第三日起至第六日都是共同討論改訂規章。第七日，全部規章通告成立後，總部各負責都站起致詞，略謂我等由第三次全體大會，被薦為總部員責，至今業已二年，理當另選，加以負責以來，對所有工作，自知不無欠當之處，每一問心，深滋歉然，茲值本屆全體大會各代表在會之時，我等理當告辭，讓與賢能，以期會務管理，更得完善云云。當時又經各代表的挽留，仍舊繼任。

第九日記念安息，上午聚會拜神，下午二時拍照。三時開聖餐記念主死，大家極表熱切，而有屬靈的愛心。把尊貴，榮耀，權柄，智慧，都歸我們的真神，直到永遠，阿們。

第十日再聚會一日。當這一日，總部的長執致詞，略謂感謝神恩，在此大會十日之間，得與主意諸同志集聚一堂，蒙神引導，討論成全一切，無非是普及真道，攻乎異端，使教會更有大大進展，而入聖潔之境地。所可喜者，各位均是精誠團結，證明聖靈所運行，始有如是之景象，此當頌讚耶穌。在此會中，對於招待一節，明知諸多有欠，希為原諒。想同是為主效勞，當不計其他的。今會期已畢，無所贈言，只顧各位回去，能為教會事事幫助，出力救人，順從統一之宗旨，以及聯絡之辦法，且互相代禱，勿至間斷，則主恩浩蕩有加多焉云云，阿們。

這次開大會，廣東特派兩位弟兄乃是羅天德和李守謙二君。他們來的原因，特請我到廣州開會並成立教會。但他們能如此熱烈也有個緣故。當我在南洋傳道，羅天德君聽道受感。羅君便在南洋受洗。以後他回廣東，便帶幾本聖靈報分送他的朋友。當時許多人，因為看見聖靈報和他的宣傳，因此受感，便情願接受真道。當時他們請羅 李二君來滬，意欲邀我同往。但我因有

許多事糾葛，請他們先回去。陽曆七月十六日，我才由上海搭輪赴粵。一路均蒙我主庇佑，二十一日，安抵廣州。羅天德君接我到河南 龍溪 三約一連宣講七天。當那七天間各老會的教友，前來聽道者不少。主大顯權能，陳彼得君的女兒見異象。還有一位女傳道得靈洗，說靈言，唱靈歌，大有能力。當時他們打算通知廣州各教會的教友們來聽道，定有多人歡喜領受得救之道的。殊不知那些牧師們聽得這個消息，就害怕起來要設法阻擋。但真理所在，誰能阻擋真神的子民呢？他們便再決定脫離將圯的巴比倫大城，特在河南的鳳凰崗 董林花園內開三天靈恩大會。當時又顯出主的大權能，醫愈老病的人甚多。計前後三個安息之久，有八大公會的教友來受洗者，計六十餘人。於八月五日，成立本會。從此主的恩賜時時加添。哈利路亞，感謝真神。

廣州本會自掛牌以後，在粵的中外傳道牧師，常來辯駁。但我們靠主的能力，無不得勝。我在粵的日子將近兩個月，和許多執事靈胞，談講聖靈的奧秘和靈界的經驗，等他們略有根基方才回滬。

九月八日，我從廣州搭輪回滬。因為廣州到滬的輪船必先經由福州，我那時趁輪船停泊福州的時候，便另乘小船來到福州城內大牆根本會。參觀新整頓的會堂，並細聆他們所辦的會務。我到的時候，便會見諸位執事，並許多靈胞，和他們談論久別重逢的話，以及廣州教會的情形。他們聽見，拍手歡呼，大唱哈利路亞不止。以後我要辭別他們仍回船上，以便開往上海。但他們全體極力的挽留，並且陳述福建的教會，必須要一番的整頓。他們的話非常的懇切，使我不但不能離開他們，而且使我傷心起來。當時便打發一位靈胞，同到船上搬行李，暫住福州，幫助教會。這時候適值福清 漁溪本會開靈恩大會。我想不如趁這個機會，到下游一帶整頓一番，使那些假弟兄不得混亂。於是同李鉅升靈胞於十四日起程，十五日到漁溪。這一日乃是開會的第二天。陳群羊和錢亞伯兩執事都在那裏。因為那時候有兩個假弟兄插在會堂裏面。這時候他雖沒有工作，但平常都故意混亂本會的弟兄。當時就另覓一棟大屋，特開職務會議，討論對於

假弟兄當如何對待，本會軟弱的弟兄當如何安慰和辦法。我當時又說些稍微激烈的話提醒他們，使他們能以分辨真假，那時他們非常的感服，哈利路亞，榮耀真神。

漁溪開會完畢，我同錢執事一班人再到莆田開全體職務會，促進他們對於教會當如何之進行，對於敵基督之人的行徑，當如何的判別。使當職的弟兄，個個能知魔鬼的工作。他們至此方纔了悟。當閉會時開聖餐，大家都痛哭流淚，求耶穌賜恩，免掉他們受魔鬼的試探。當時聖靈大充滿，漁溪本會受洗者數十人。我們由莆田又到江陰 海島。該處本會準備開三天靈恩大會，九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主恩浩蕩，當時的人願領洗者五十餘人。閉會後我們於二十四日由江陰起程，所經過之地郊上、后郭、塘頭、涵江等十餘處教會。所到的地方，都有我主聖靈的工作。二十六日始到莆田城內。我們一到便先開長執會，討論教會的進行。因為福建下游這一帶，從前經過假兄弟的混亂，破壞統一的辦法，並規章的辦法。當時稍有不明白的兄弟，被其影響昔不乏其人，所以這時候欲徵求他們的意見。列席的長老執事有許迦勒、鄭但以理、吳馬太、龔拿翁、蕭路求、郭呂底亞等人。至此他們都服從總部統一的辦法，當時定於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開福建下游成立支部大會。各處本會的代表共二十二人。即選負責三人蕭司提反、李路加、陳提摩太。下游支部成立後，我與蕭司提反 錢亞伯由莆城起程經由郊上村，以後就回福州城內大牆根本會。十月初我同錢亞伯執事這往上府一帶巡視各本會。經過黃田、雙坑、樟湖板各處。但這些地方未免都有受着假弟兄的誘惑，我所到之處，都是勸勉安慰及提醒他們。大家都醒悟過來，熱心事奉我主耶穌，哈利路亞，讚美真神，阿們。

我由廣東來閩，又且遍遊福建上下府，與各長執靈胞，這一番的會面，大家都相親相愛的求神祝福，使福音快快的傳遍地極，等候主耶穌快來的日子。十月半我由福州搭船回滬，準備開第三次神學會，哈利路亞，阿門。

本（本）書自宣統元年(1899)起到民國十七(1918)  
(1928)年十月十五且止共為二（三）十年正。預備再從十  
八年起到二十三年底止續撰下卷尚未悉主允許否也。



民國十八年(1919) (1929) 十月出版  
民國廿三年(1924) (1934) 七月十五日再版  
公元二零零六年六月再版

著者 張巴拿巴  
發行者 真耶穌教會總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